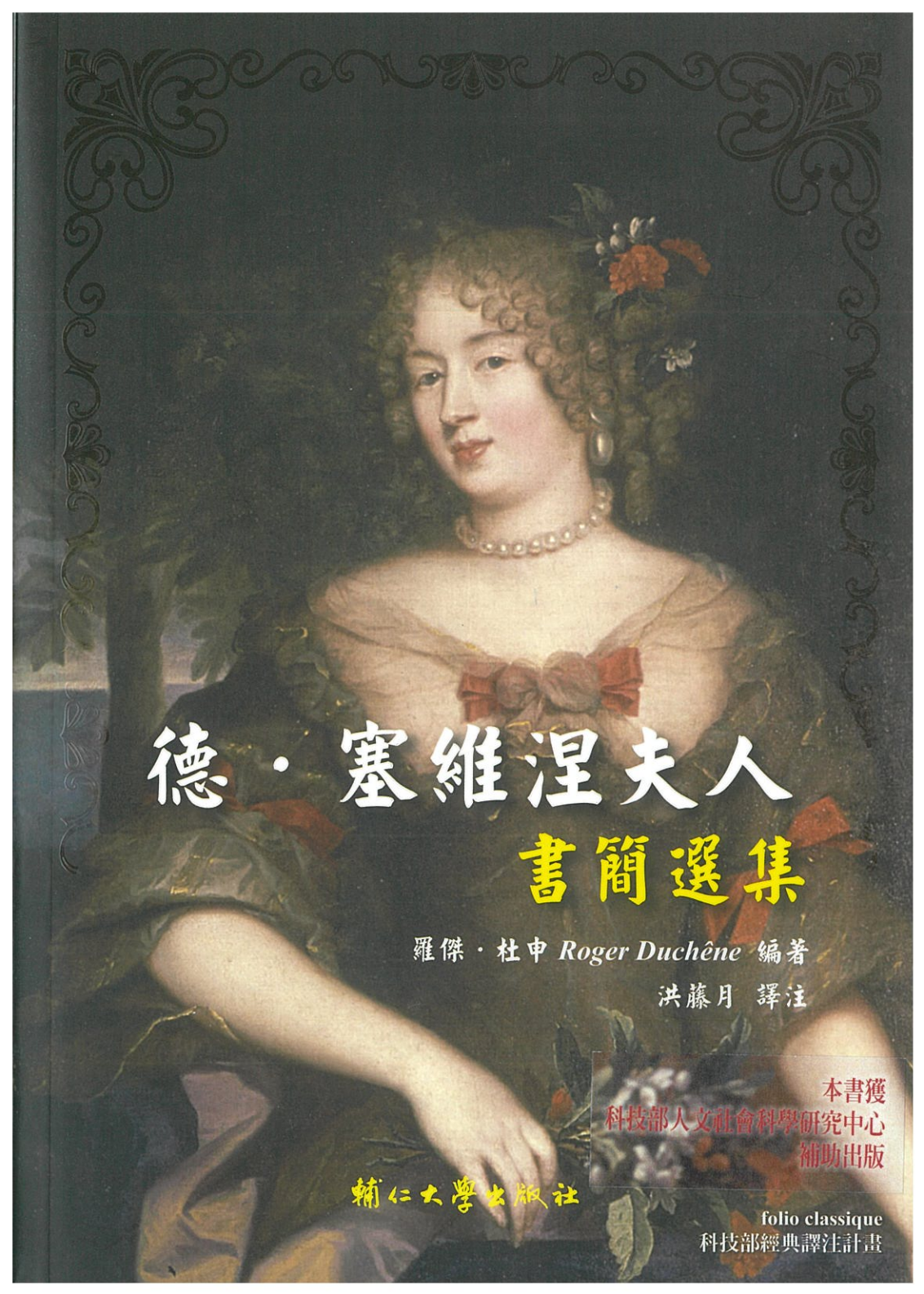

德・塞維涅夫人
書簡選集

羅傑・杜申 *Roger Duchêne* 編著
洪藤月 譯注

本書獲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出版

輔仁大學出版社

folio classique
科技部經典譯注計畫

德・塞維涅夫人書簡選集

Madame de Sévigné
Lettres choisies

羅傑・杜申
編著

Édition de Roger Duchêne

洪　藤　月
譯注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folio classique
科技部經典譯注計畫

Madame de Sévigné
Lettres choisies

Édition de Roger Duchêne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folio classique
Éditions Gallimard, 1988

獻給

我摯愛的母親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目　次

序言 9
導讀 23
《德・塞維涅夫人書簡選集》 85
有關此譯本譯注之幾點說明 87
1. 給德・伯翕-哈布登的信.....1648年3月15日，寫於岩石城堡 89
2. 給梅納日的信 .....1652年6-7月，寫於寫於巴黎 91
3. 給德・鵬博恩的信 .....1664年12月1日，寫於寫於巴黎 93
4. 給德・伯翕-哈布登的信.....1668年7月26日，寫於寫於巴黎 99
5. 給德・伯翕-哈布登的信.....1668年12月4日，寫於寫於巴黎 ..105
6.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年2月2日，寫於寫於巴黎 ...108
7.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年2月11日，寫於寫於巴黎 ...109
8. 給德・伯翕-哈布登的信.....1671年年2月16日，寫於寫於巴黎 ...114
9.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年3月15日，寫於寫於巴黎 ...116
10.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年3月24日，寫於里維黎 ...118
11.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5月6日，寫於巴黎 ...125
12. 給德・哈克維爾的信 .....1671年6月17日，寫於岩石城堡 ...134
13.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6月21日，寫於岩石城堡 ...136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4.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8月5日，寫於岩石城堡 ...143
15.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10月21日，寫於岩石城堡 ...148
16.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12月2日，寫於岩石城堡 ...152
17.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1年12月23日，寫於巴黎 ...156
18.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2年1月29日，寫於巴黎 ...165
19.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2年4月27日，寫於巴黎 ...169
20.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2年7月11日，寫於巴黎 ...178
21. 給德・安迪伊的信.....1672年12月11日，寫於艾克斯城 ...182
22.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3年1月25日，寫於馬賽城 ...184
23.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3年10月30日，寫於莫瑞 ...186
24.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4年1月29日，寫於巴黎 ...191
25. 給德・吉鐸的信.....1674年4月27日，寫於巴黎 ...197
26.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5年5月26日，寫於巴黎 ...200
27.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5年6月14日，寫於巴黎 ...205
28. 給德・伯翕-哈布登的信.....1675年8月6日，寫於巴黎 ...210
29.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5年9月17日，寫於船上 ...215
30. 給德・伯翕-哈布登的信.....1676年3月1日，寫於岩石城堡 ...218
31.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6年4月10日，寫於巴黎 ...219
32.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6年6月4日，寫於維希 ...223
33.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6年7月17日，寫於巴黎 ...230
34.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7年6月16日，寫於巴黎 ...233
35.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77年10月27日，寫於巴黎 ...238
36. 給德・吉鐸的信.....1677年11月15日，寫於巴黎 ...242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37. 給德・格寧楊的信 .....1678年5月27日，寫於巴黎 ...244
38.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 1678年9-10月，寫於里維黎 ...246
39. 給德・吉鐸的信 .....1679年6月1日，寫於巴黎 ...247
40.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 1679年春-夏，寫於里維黎 249
41.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 1679年春-夏，寫於里維黎 ...250
42.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 1679年春-夏，寫於里維黎 ...251
43.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 1679年春-夏，寫於里維黎 ...253
44. 給德・吉鐸的信 .....1679年8月25日，寫於巴黎 ...257
45. 給德・吉鐸的信 .....1679年9月12日，寫於巴黎 ...260
46.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1679年9月13日，寫於巴黎 ...262
47. 給德・吉鐸的信 ..... 1679年9月26日，寫於里維黎 ...266
48. 給德・吉鐸的信 ..... 1679年10月7日，寫於里維黎 ...269
49.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1679年10月20日，寫於巴黎 ...271
50. 給德・吉鐸的信 ..... 1679年10月24日，寫於里維黎 ...278
51. 給德・吉鐸的信 .....1679年12月6日，寫於巴黎 ...280
52.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1679年12月8日，寫於巴黎 ...285
53. 給德・鵬博恩的信 .....1679年12月18日，寫於巴黎 ...292
54.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1679年12月29日，寫於巴黎 ...294
55.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1680年1月30日，寫於巴黎 ...302
56. 給德・吉鐸的信 .....1680年3月5日，寫於巴黎 ...312
57. 給德・吉鐸的信 .....1680年4月5日，寫於巴黎 ...314
58. 給德・吉鐸的信 .....1680年5月18日，寫於南特 ...318
59.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 .....1680年7月14日，寫於岩石城堡 ...322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60.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4年9月18日，寫於索姆 ...333
61.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4年9月20日，寫於安日 ...335
62.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4年9月24日，寫於岩石城堡 ...339
63.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4年10月4日，寫於岩石城堡 ...341
64.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4年11月5日，寫於岩石城堡 ...345
65.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4年11月15日，寫於岩石城堡 ...352
66.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 2月4日，寫於岩石城堡 ...360
67.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2月14日，寫於岩石城堡 ...365
68.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2月25日，寫於岩石城堡 ...368
69.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6月13日，寫於岩石城堡 ..373
70.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6月17日，寫於岩石城堡 ...382
71.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8月1日，寫於岩石城堡 ...387
72.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8月12日，寫於岩石城堡 ...394
73.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5年8月15日，寫於岩石城堡 ...398
74. 給德・伯翕-哈布登的信.....1687年9月2日，寫於巴黎 ...402
75.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7年9月22日，寫於波旁 ...406
76.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7年9月27 日，寫於波旁 ...410
77.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7年10月18日，寫於汨宜 ...413
78.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8年10月6 日，寫於巴黎 ...415
79.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8年11月19日，寫於巴黎 ...418
80.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9年4月4日，寫於巴黎 ...422
81.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89年5月11日，寫於連恩城 ...428
82.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90年4月23日，寫於岩石城堡 ...43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83.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90年6月25日，寫於岩石城堡 ...441
84.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90年7月12日，寫於岩石城堡 ...449
85. 給德・吉鐸夫人的信.....1693年8月7日，寫於巴黎 ...456
86.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94年3月29日，寫於巴黎 ...459
87. 給查理・德・塞維涅的信.....
.....1695年9月20 日，寫於德・格寧楊城堡 ...466
88. 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1695年12月11日，寫於蘭貝斯克 ...472
89. 給慕勒梭的信.....1696年2月4日，寫於德・格寧楊城堡 ...474
編後語 477
《德・塞維涅夫人書簡集》出版史 489
三百餘年來著名文人與評論家舉偶 503
德・塞維涅夫人生平與年代表 511
人名對照表
法、中人名對照表 525
中、法人名對照表：漢語拼音 548
地名對照表
法、中地名對照表 569
中、法地名對照表：漢語拼音 578
參考書目 586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序　言[1]

德・拉・法葉夫人(Mme de La Fayette)於1659年如此描繪了德・塞維涅夫人：「妳那出色的機靈，帶給妳的膚色和眼神那麼多炫麗，原本只會觸及耳朵的亮點，在妳身上絕對是令人目不暇給。」芳齡三十三的德・塞維涅夫人外表魅力十足，正是因為她聰明洋溢。她的談吐、動作，再再形成她獨具風格的美麗。同時期，另有一位友人，德・斯居德里小姐(Mlle de Scudéry)，也如此讚美她：她不像「那些端坐著的美人兒，一動也不動」，「毫無生氣的貴婦們唯恐稍有動作，就讓她們的美貌有損常規。」「她每一個細微姿態都不是做作，乃是純粹出於機靈思想的活潑效應，出於好心情的笑顏，又是如此稀鬆平常的展現她適時的高雅。」侯爵夫人之所以迷人，因為她有方法自自然然的展現她那獨樹一幟的個人風采。

她的言談尤其不比她的舉止遜色。德・斯居德里小姐如此說：「她談笑風生，有趣又自然」，「她談話精準，口才無礙，從她口中流露出的一些天真說法，帶出雋詠文思，讓人非常喜愛。」德・塞維涅夫人的影響力，就是源自她話語的創造力。德・拉・法葉夫人又如此寫著：「當妳興致勃勃，進入自由自在的話題，妳的談吐如此精彩，又如此適合妳，周遭的人聽見妳所說的，都會忍俊不禁笑出聲來。」當德・塞維涅夫人覺得四圍的人喜歡她的出色口才

1　法文原文參見 *Mme de Sévigné, Lettres choisies*, Édition présentée,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Roger Duchêne,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classique, 1988, pp.7-21。

時，就格外神采飛揚。

約於1685年，她的堂兄伯翕(Bussy)曾說：「瑪莉・德・哈布登一輩子不經意就說出口的珠璣妙語，多得不可勝數，想拾盡她牙慧的人，誰也沒有這個本領。」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美名，來自她那脫口就能說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佳言，又能自自然然的引人入勝。因此，在傅格國家財務總監(le surintendant Foucquet)之處，或是在巴黎多處人氣鼎盛的沙龍，尤其在德・波雷西斯—傑那果夫人(Mme du Plessis-Guénégaud)寓所，她都備受歡迎。讚揚她「活活潑潑」、「興致蓬勃」的伯翕說：「與她談話，永遠不會讓人無聊。」厭惡墨守成規、思想僵硬的人士，都欣賞她會帶動氣氛，歡迎她成為座上嘉賓。

豪門大院之耀眼絢麗並非對她缺少吸引力。她的堂兄曾經感嘆著說：「她既聰慧過人，又具貴族地位，卻不免因王室之榮華富貴而太多昏眩。若有一天，王后垂詢於她，或許問她將與誰一起進宮，她就會樂不可支……曾有一晚，國王邀她共舞了一曲，之後，她再回到原位，坐在我身旁時，對我說：『說真的，國王真的很傑出;我相信他的榮耀會使所有先王都黯然失色……。』她對國王陛下如此滿意，讓我看見她幾乎就要歡呼：國王萬歲！」由此足見她是性情中人，完全以活在當下為樂。

德・塞維涅夫人並無進入王宮生活之機緣，僅有少次機會拜訪王室。1680年3月，她曾前往聖・日耳曼府邸拜訪新婚之王太子妃，隨後對陪伴她前往的友人表示：她既已年長，又無職分，只能視自己如「美好國度之謙卑侍女」，換言之，她很樂意與王室告別。儘管曾與一些客客氣氣之輩謀面，她並不覺得適得其所，德・曼特儂夫人(Mme de Maintenon)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像是把她捲

入「一陣旋風」。不過事後德・塞維涅夫人心中不免有些懷念。十五天後，讀過她第一手敘述信的女兒有了回應，也讓她再向女兒老實的描述了她近距離所見到的王太子妃，她說：「我們覺得她還不錯，很明顯的，如果我們找到機會說了合宜的話，她就頗能自如的進入交談。她喜愛意大利文，喜歡詩詞，新書，音樂，舞蹈；有如此多的事情方便開啟話頭，可想而知，妳總不會僵在那裏無話可說，不過需要有時間。」侯爵夫人腦中想像的是理想化的王室，讓她在其中以流暢的口才展現魅力。她排斥了現有的王室，因為既沒有正式官銜，只能來去匆匆。

她神色自若的接受無職缺，以掩飾她的失望。「我不適合這個地方，依我的年紀，並不宜在此安居，也不想在此地受苦。如果我年輕些，就會想要取悅於王太子妃，不過，老天，憑哪一點讓我再想回去？」德・塞維涅夫人的年紀(當時她五十四歲芳齡)只是個藉口，被她用來掩飾她的不得意。她原有機會入宮，曾幾何時，她也想像過，藉由與上流人士交往的才華，得以實現願望也不無可能，如果瑪莉—德瑞莎王后(la reine Marie - Thérèse)不是那麼不聰明。她有十足才華進入王室任職，也很可能因此怡然自得。她不能在王室中取得職缺，是她的機緣欠佳。

一個半月之後，德・塞維涅夫人身在南特(Nantes)，看著眼前的城堡，雷茲樞機主教(le cardinal de Retz)在投石黨之亂後期曾被囚禁於此，之後，又從中逃脫。她更進一步清楚表示：「對我而言，我曾經險險的與最幸運的情況擦身而過，突然間，是一連串的牢獄之災與放逐他鄉。妳覺得我曾有過好運氣嗎？」侯爵夫人再次感受到挫敗的滋味，並將之歸咎於真正的緣由，就是原本可能支持她進入王室的權貴人士，都遭到貶抑：德・塞維涅夫婦的親屬及護衛者

雷茲，德・塞維涅夫人的友人傅格，她的堂兄伯翕，在1653及1655年間不是被囚禁，就是被放逐，而那正是德・塞維涅夫人有可能在王室立足的時刻。

承認心中想望遭到排斥，原本極其渴望擁有的人生落了空，德・塞維涅夫人著實難掩失望之情：「我對兒子說，能被要求留下是好事一樁，有可服侍的主人，有一個職位，有某種姿態，對我而言，如果真成了事實，我就會很喜歡這地方。然而既然落了空，我得要遠離此地，所以話雖說是輕視它，其實是遺憾，我不說好話，其實是一種報復心態。」她年輕時代所居住的城市，會使她想起曾經有過的抱負和想望，使她忍不住要托出她的失落感和遺憾。當她要永遠與王室告別時，她坦承心中有所不滿，依她的貴族身分及社交才華，應該能長久屬於王室才是合理。

因此，她轉而遁入城市之中，在最有聲望之處獲得美好的接待。在這些地點，她觀察周遭世界；當她需要處理家族產業，獨自一人駐留布爾塔尼的岩石城堡時，退而求其次的，有一些時事，也會像迴聲蕩漾似的，傳到她的耳中。她雖是在社群中最能展現智慧和風采，不過，她也有能耐長期獨居鄉下，以閱讀及默想為樂。德・斯居德里小姐於1657年就是如此讚美她：「我們發現在這人身上美妙之處，就是依她的年齡，她考慮家族事業帶著嚴謹的智慧，好像她已經練達通曉歲月所給的聰明，而且，更令我佩服的，就是必要時，她可避開社交群體以及王室，在鄉下安恬舒適的自娛，彷彿森林就是她的出生之地。」

德・塞維涅夫人會隨遇而安，就好像她會與人親和那樣。她在社交圈中的魅力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同時也是她書寫信件時所運用的基本藝術。因為她想像力豐富，當她與遠在他方的人

書信來往時，彷彿他們就正在眼前一般，她將傑出口才延展為書寫才華，是輕而易舉之事。德・斯居德里小姐又更進一步肯定的說：「我忘了告訴你們，她書寫流暢，就像她正說著話那樣，也就是極盡可能的帶著歡愉和優雅。」另有一位同期人士梭湄茲先生(Somaize)，也是將她的傑出口才及書寫才華相提並論：「她的聰慧讓聽者著迷，或者聽她說話，或者讀她的書信，所有的人都樂此不疲。」侯爵夫人生前之所以小有書信體作家的名氣，是約略在她芳齡三十，當她在社交圈中以機靈仕女著稱的時期，而非緣自十或十五年後開始長年與女兒通信的事實。

實際上，德・塞維涅夫人的生活若沒有經過動盪，今日的讀者就無緣認識這位在上流圈中既樂天又傑出的女性，至多只能知道她曾與其他許多聰慧女性並列而以。然而，輕狂又愛逗趣的德・塞維涅夫人既保留了她的傑出智慧與文筆，後來轉而成為熱情洋溢的母親，以椎心之痛疼惜著女兒，巴望女兒成為自己的複本，並且最好能有機會勝過母親，成功的晉身王室。起初，在1663-1665年間，似乎發展得不錯。芙蘭絲瓦-瑪格麗特在國王的芭蕾舞劇中共舞，舞團中有新婚的英國公主杭麗葉特，德・拉・瓦黎耶爾公爵夫人，以及後來的德・孟德斯邦夫人。做母親的非常以女兒的出色表現為榮，是伯翕所稱的「全法國最美麗的女孩」。路易十四甚至垂青於她，可能納她為情婦。

不過這位少女卻是「無感」，她的母親既是聖潔襄達修女之孫女，所持守的是堅定的道德原則。母女二人於是聯手對抗了來自世界的引誘。伯翕所遭遇的貶抑更是對母女不利。芙蘭絲瓦-瑪格麗特頓時不再出現於芭蕾舞劇中。儘管女兒嫁妝頗豐，卻不易找到一門合適親事。直到1669年初，才終於為芳齡已二十二的女兒找到

德・格寧楊伯爵，這位來自普羅旺斯的名門貴胄，成為她的夫君。一切都順心如意了。沒料到國王在次年十一月下了昭令，欽命德・格寧楊伯爵為普羅旺斯省的攝政官，他因此必須為了職務定居外省。夫唱婦隨成了定局。雖然百般不願意，母女二人也注定是要分離。德・塞維涅夫人痛苦難當，請女兒務必答應每週依郵遞安排，與她互通兩次信。

「我極渴望得到妳的消息。」即使4月20日德・塞維涅夫人已收到六封信，她還是跟不上女兒的行程；她已經於2月4日離開母親，德・格寧楊夫人最後一封信寫於12日，由拉・帕利斯(La Palisse)寄出。「妳直行到里昂的旅行，我一無所知，也不知妳將如何沿路走到普羅旺斯。總而言之，我憂心如焚；焦慮使我不安。」若是生活在現代，這些時差都不是問題：伯爵夫人大可在里昂撥電話，也可在隆河船上與母親連線。然而距離感還是拿不開。侯爵夫人還是會巴巴的等待著。不安的頻率可能改變，焦慮的情緒還是存在。她會守著電話鈴聲，就像她巴望著下一封信來到。

「我深信會有妳的信寄到，可是我還在等，還等不到。」在半路上的信所代表的意義是：母女二人相隔兩地，必須彼此連結。她們克服分離感需要實質的信，而書信又有許許多多技術上的配合以及時間的安排：除了墨水、紙張，還要馬車、信差，更要加上驛站和郵政局。信將保持聯繫的慾望實體化，結果就是有一封封的信在許多人的手中被傳遞。德・塞維涅夫人觸摸著女兒觸摸過的紙張，讀著女兒落筆之後可能一讀再讀的文句，信的存在，取代伊人不再。侯爵夫人會把最新收到的信摫在懷裡，放在口袋裡，觸摸著口袋中的信，展示出來給人看見，信就是在這裏。

信與她形影不離，不過，信屬於過去時分，心靈不易以此為滿

足，它要求知道更多、更遠的事。它超越時間限制，又跨越空間挾制。隨之而來的其他信已經寫妥，正在路上傳遞，對寫信者而言，句句都是真實，對等待收信者而論，卻是尚未落實。在成為真實存在之前，信清楚屬於不存在的殘酷事實。對通信者而言，信屬於他方，是令人寬慰的存在，因為如此的分離不是永永遠遠。遠方的伊人將會回來，伊人的信將會送達，這是一種令人沮喪的擁有，只能在思想中發生，德・格寧楊夫人本人及她所寫的信都還沒來到身邊，在得到下一封信以前，在女兒再度回到她身邊以前，侯爵夫人只能空空的、癡癡的等待。

幸好她自己也可以提筆。「我必須用寫信給妳的方式自我安慰，自我娛樂。」自我娛樂，就是排遣時間。「寫詩是一種愉快的娛樂」弗爾迪耶(Furetière)如此說。寫詩也是一種遊戲，如果不是先行做好詩句，而是「與同好一起排遣時間」，如此的說詞很容易帶著貶抑。要娛樂，首先是要「把某人擱下來白白浪費他的時間」。也是「帶給人空泛的盼望」，像一位年輕人「給予少女有成家的希望，以此為樂」。唯有第三種說法，娛樂才稍能「取得一部份好的意義：就是花費生命、忙碌於某件事務，譬如某位年輕人因治學而樂在其中。」德・塞維涅夫人寫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也就是這些信讓作者進入著名作家之列)充其量也只是一些「娛樂」，所以包涵了以上三種含意；德・塞維涅夫人為了不讓自己枯等而提筆排遣時間，在某種期待之中，她的時間被消耗，明知這是一種空泛的盼望，當女兒不在身旁，只能填補空缺，寫信自娛就成了她生命中的重要事務。

就在她為了收不到女兒的信而難過，提筆寫下這一封信到末了時，德・塞維涅夫人如此說：「這些都是一串串的花燈，不過，

我總要永遠對妳說，我是愛著妳的，我只思念著妳一個人，我只關心與妳有關聯的事，是妳使我生命美妙，世上沒有任何其他人被我如此珍愛，如此重覆表明心跡，可能會使妳厭煩。」當德・塞維涅夫人寫給德・格寧楊夫人的書簡選集首度被出版時，特雷弗期刊(*Le Journal de Trévoux*)於1672年曾經如此評論：「有千百種方式說出我愛妳，德・塞維涅夫人把它們都一一用盡了。有許多人很不以為然，不贊同她以百般方式，婉轉重覆那麼多次對女兒的愛。」貝杭(Perrin)於1734年保留了這些信，因為是這些表達母愛的信，織出了魚雁往返的主軸：「我不能將經常表達母愛的情感割捨，因為是它將德・塞維涅夫人的個性打下了最堅固的根基。」馬太・馬雷(Mathieu Marais)是開始賞析書簡的讀者之一，他非常歡喜，因此他說：「在給他女兒的信中，我們讀到了戀人們所能說出的炙熱之愛，是自從有男女相戀以來，少有人說過的。」寫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以千變萬化的方式，不斷繞著「我愛妳」這個平凡主題旋轉。

這位母親熱愛著女兒，於是她提筆告訴女兒，對她重覆的說，強迫她接受母愛，執意要與她分享母愛的感覺。事情並非十分順利，也並非沒有危機；並非沒有引來彼此的忌諱和忌妒，也並非沒有帶出放棄或是忍讓的念頭。對德・塞維涅夫人而言是很不幸的，對讀者卻是很幸運，就是正當母親並不確定被女兒所愛，更好說是不覺得那麼充分被女兒所愛時，「一再重覆的溫馨言語」就隨著歲月刻劃在母親的生命故事中；對我們讀者而言，那就是寫在一封封信裏的柔情。在兩位母女的生命中，突發性的分離時刻把她們的人生切割成片片段段，而且被陳述出來。偶發性的分離把一切都推到陰影中，當女兒不在眼前(或者當她們母女之間在特殊的情況之下，產生了精神上難以忍受的距離感)，書信作者就會感到必須以

寫信給女兒的方式「自娛」。

如此過度的療癒做法與任何文學企圖無關。信就是信，如此而已。操練起來並不容易。我們曾被教導要對文字質疑，文字並不會傳話，文字只會表達意義。葡萄牙修女並不存在，也沒有負心情人。倒是當有一位作家勉強我們聽他講故事時，他的技巧就是讓我們把純虛構故事當真來讀。我們讀出了興趣，也沒有上當，就會欣賞他再造另一世界的巧思。我們打開書，知道這書將要帶我們走入想像世界；我們闔上書，就又回到地面，心中不免帶著些許惆悵，心想：如果瑪莉亞娜・雅爾蔻佛拉達(Mariana Alcoforada)真有其人，她那美妙的情歌也真實被舒發過，而且真有一位情人存在，那該有多好……所幸讀者還能得到些許安慰，因為德・吉耶哈格(de Guilleragues)讓我們欣賞了他全備的文化素養以及數一數二的修辭造詣。

真是奇特的弔詭現象。我們要對別人所說的感到興趣，必須先相信對方所言不假。巴爾邦(Barbin)了解這點，他對讀者說：「我花了很多功夫和力氣，找到了方法，將寫給在葡萄牙服役的一位優良貴族的五封信，由葡萄牙原文轉成一個準確的譯本。」盧梭在《新艾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的起頭，拉克羅(Laclos)在《危險關係》(*Les liaisons dangereuses*)的序言，也都發誓說，他們公諸於世的信都是原件。不過今日的我們會認為：赤裸裸的真象毫無趣味，沒有經過格式上的調整，沒有揉入虛擬的敘事，就不具可讀價值。唯有作者才會知道不要把事情直說，而是要將事情以可信的方式再度呈現。藝術作品不會與現實直接連結。

與現實連結，反倒是德・塞維涅夫人寫給德・格寧楊夫人信的內容。德・塞維涅夫人不是虛構人物，她的女兒，她的旅行，她從

拉・巴利斯收到的信也不是虛構。對兩位互通魚雁的母女而言，字句所涵蓋的是事物的真象，而不是呈現事物的表象。當侯爵夫人寫著她被焦慮所吞噬，並非為了讓某個讀者懂得曾有一位母親如此感受。她如此坦承，目的是要收信的對方知道、相信、同情、回應她的壞心情。落在一封實體信上每個字句，是要寄給一位真實收信者，要在收信者身上產生功用，要邀請收信者多多思量、感同身受、寄出回音，或是採取行動。德・塞維涅夫人所寫的諸多信中，有些會讓女兒光火，讓她難以消受，導致她更動原有計畫。德・格寧楊夫人所寫的信，有時則是讓她的母親興奮得顫抖，或激動得落淚：「我收到妳的信了，我的好女兒，因為妳收下了我的戒指，讀著妳的信，我熱淚盈眶了」。母女分離前夕，女兒收下了母親的一枚戒指當做信物；母親收到女兒的信，句句讀來就像戒指那樣代表一顆忠貞不變的心，信中有多少字，就真真實實帶出多少淚滴。

德・塞維涅夫人有可能所言不真。她若欺哄，也不屬於虛構。她若不透露真相，並非為了杜撰故事需要美化、需要注意設計，而是為了激動女兒的敏銳神經，就像她口頭也會做的那樣。這比較是有關母女兩人的生活態度，與文學性架構無關。我們若確信寫信的母親真是會傷心而落淚，那是因為她說話的對向比誰都認識她，是她的女兒。侯爵夫人落筆寫在書信中的字句，不像是為了杜撰而排列得合情合理，好取得每位讀者認同。其實她是為了讓自己看見，也讓女兒看見：如她所願表現真正的自我，就會是這個樣式。這麼一來，兩人互相隱瞞真相也不無可能，那是算計過的，就像生活中，按照個人所知或所揣測的方式算計對方，而不是從外圍事實來做合理或不合理的猜測。

德・塞維涅夫人很容易就淚眼婆娑。收到女兒的信會掉淚，對

她是非常自然的事。德・格寧楊夫人會寫信，是因為她不愛口頭吐露真情。這麼一來問題就產生了。德・塞維涅夫人必須選擇，她得要賭注女兒真心愛她，要覺得女兒的信「如此溫柔，如此自然」，以致於「連最不信任的人也會被說服」，女兒一封封的信看來都是真心的，她要說服自己如此接受，她要相信所讀到的字句，可以給她最好的理由，讓她從表面字句讀進真心真情裏。她如此回應女兒說：「妳所說所言最大的用處是用來表明心跡，那高貴單純的言語所帶來的力量，讓人無法抵擋…」一封封信的字句都是威力強大的直白之言，直接關連著母女所掌握到的認知，其中的期待或擔憂，都與對方有關。侯爵夫人表示：「如果我所說的話語像妳的那樣威力強大，我就得要少說一些；我相信：我流露真情，在妳身上所產生的效果，應是稀鬆平常而已。」書寫延伸成為話語，繼續說服著德・格寧楊夫人：她母親所相信的確實不假。

德・塞維涅夫人的這些真實內容也可以藉由牽扯其他事物而帶出，她樂此不疲。不過那只是一串串的「花燈」，被弗爾迪耶解釋為「屬於虛無之事」，是不必在意的談話內容。母愛在信中流露，缺了母愛，就不會寫一封又一封的信。所幸有這些微不足道的瑣事，讓她提筆寫信，花上好幾小時在寫字檯，免得思念伊人甚切。而這些瑣事也讓我們感興趣。論到「偉大世紀」的豐功偉業，歷史學者很喜歡參考這些信。侯爵夫人信中議論到戰爭與和平，也談到了毒藥事件的要角德・博冷維梨耶侯爵夫人(Brinvilliers)所受到的酷刑。她提到拜訪王室，凡爾賽的娛樂，《以斯帖》(*Esther*)的劇碼在聖—席爾(Saint-Cyr)演出。從1725年一開始，當少部分寫給德・格寧楊夫人的信被出版時，出版品的標題就提到這些信「包含許多路易十四歷史之特殊紀實」。這些「花燈」被她以時事報導方

式記下，某些輕輕忽忽閱讀的人，就會完全漠視了「一再重覆訴說著的溫柔母愛」，然而，後者才是書信往來的真實目的。

由於她寫了一些精采文章，因而被誤認為專職作家，她的獨到特質又再度被遮掩了：她的寫作出於即興，純粹寫給一個人讀，並要帶出對唯一收信者的影響力，她完全不尋求不知名讀者的讚賞。她對女兒說：「妳知道，我下筆迅速，我的信都不經過潤飾，或許這樣寫信，比起字斟句酌更有好效果。」如此的效果與文學性無關。德・塞維涅夫人曾經寫信給馬賽城之主教，說服他不要在女婿要求國王賞賜5,000里弗的事上從中作梗… 她認為清楚表達如此意見，根本不需要嚴謹的修辭技巧，只需要出聲說話，按照平常方式寫信就可以。

她又說：「我的風格那麼鬆散，必須擁有自然智慧和處世精神的人，才會習慣它。」處世精神加上自然智慧，兩者相提並論似乎顯得奇怪。不過，兩者共同憎惡的，就是賣弄學問，矯情鑽研，非得遵循一些精準技巧不可。有品味之士與學究之所以兩不相同，就是前者會欣賞突然冒出、卻帶著自然之美的意外，那些脫離常規、即興展現的成功表現。侯爵夫人說，德・鵬博恩(Pomponne)部長喜愛她「自然、脫序的風格，不過，他本人的書寫，則全然是上等的流暢文筆。」她知道她的書寫方式不是「守著常規」，意即：不是有條不紊的跟著規定走，就像她的朋友所寫的，奉巴爾札克(Balzac)的書寫方式為圭臬。她並不在乎這麼寫作，因為她不尋求優質書寫的美譽，根本就不想寫一本名著。她只要影響收信的女兒，所用的方法是她自己獨到的方式：落筆輕鬆，快速，生動，帶著驚奇。

因為她老是等著信差來收信送信，後來就以即興方式寫出信

件。她的信完全不是有閒暇時慢慢寫，寫完又重新謄寫過，又在沙龍中被朗讀(如此傳聞永遠存在)，她的信一寫完就被送走了。德・塞維涅夫人知道她的信沒有好好打結，她解釋說：「有時候也有這種怪事，我忘了信的開頭對妳說了什麼，到了信的結尾，我又回到起頭提過的事，因為我是全部寫完信之後才讀它，當我發現我重提了，做個可怕的怪表情就算了。還有其它的事要提，不過時間很晚了；我不會修補缺失，把信札好就寄走了。」作出怪表情，就是意識到：急就章寫信，會有連續疏失有待改進。把信札好，是接受原樣，拒絕重新將文本拿來改過。重要的是把信寄走，保持好的連絡關係。

德・塞維涅夫人下筆迅速，常常是匆匆忙忙，而且不打草稿。她寄給女兒的，是一想到就寫下，寫這樣的文章，落筆時要快速抓住當下的想法，迥然不同於那時代對專職作者要慢條斯理、仔細推敲文思的建議。如此的寫作方式不是源自審慎衡量過的美學標準，而是來自當下環境的影響：她若不是信手拈來，就無法經常寫得如此豐富。因為她優先在乎的，是信息，而不是文句。她不雕琢她的風格，表達時無拘無束，所用的文字或轉折都是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若要更改，純粹是為了讓文章清晰可讀而已。連寫得最講究的好段落中，仍有許多鬆散蹤跡可尋。

正是這些鬆鬆散散才有意思。即興寫作的程度深淺有別。不只一次，德・塞維涅夫人是和朋友聊過天，和兒子查理、姪兒辜琅日講過話以後，才提筆寫信。侯爵夫人著實有天分，她的天分，就是會以出人意表的方式說出事情。她討厭墨守成規，平淡無奇。她瞧不起「可套用在所有馬匹上的馬鞍」，就是人人都可掛在嘴上的說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有時候，她也會喜愛發揮一個思想，或是一種轉折概念，是她提筆之前想過的。在信紙上，她會推敲出各種可能性，或者在不同的信中反覆提到某個主題，某個星期五的想法變化多端，不知不覺的就預備了次週星期三內容的變化，緊接著又帶來第二個星期五的不同看法。她的信，有很大部分的內容是不由自主的自我模仿。先前寄出的舊信預備了每一封新信，新信也預備了隨後寫的另一封信。不過如此的預備過程，絕對談不上是預設性藍圖，也絕非先行構思，再找到文字表達。即興式書寫，是蘊藏調適在德・塞維涅夫人提筆時，她所感受到的關注程度，也依討論議題性質而定。

綿延不斷的母愛，加上鬆鬆散散的風格，定期寄出的信，再加上同樣情況循環發生(分隔兩地，哀傷嘆息，巴望重逢)；此外，又添上某些重大事件逐漸演變帶來「各種面向」的消息(國王橫渡萊茵河，德・杜倫元帥戰場捐軀，英國國王尋求法國庇護)，一路寫來，沒有任何結構設計，「一篇篇文章」是源自許許多多沒有條理的偶然，依著書信執筆者的情緒變化，回覆來信的內容需求，談談造訪或受訪經驗，描述現場親身聽聞的周遭事故，等等。不但每封信都自成一格(就像她折信，塗蠟封信的樣式都顯出這點)，而且每個部分(通常得花上幾天功夫才寫得完)，每個段落，每篇文章，都是獨立個體。如此的書信往返就像一連串小單位文章的組合。

不過執筆者文風不變，衝勁不減，處處讀得到她創新的語言，帶著現代感，令人驚奇。心跡轉換雖然細微，熱情卻永遠不變。不論是炙熱的宣誓愛情，或是描述「花燈」，或者責備有人花費過度，或者精彩描述流行髮型，德・塞維涅夫人從不忘記寫信目的：使女兒傾心。直到三百年後的今日，她的魅力依舊常新。

羅傑・杜申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導　讀

1626年2月5日，瑪莉・德・哈布登—襄達 (Marie de Rabutin-Chantal)在巴黎瑪黑區(le Marais)皇家廣場之地(la Place Royale)出生，十八歲結婚成為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二十五歲守寡，四十五歲開始與女兒長期通信，1696年 4月 17日在普羅旺斯德・格寧楊城堡逝世，享年七十歲。路易十四太陽王於1638年 9月 5日出生，二十二歲成親，二十三歲執政長達五十四年後，於1715年 9月 1日逝世，享年七十七歲。太陽王與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兩人生平交錯時間計有五十八年。若以太陽王於1661年親自獨攬大權執政開始計算，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生平中，足足有三十五年完全臣屬於太陽王烈烈影響之下。這也說明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書簡中，王室一動一靜與她書寫內容之密切連鎖關係。綜合看來，路易十四從執政之日開始，一直到德・塞維涅侯爵夫人逝世之日為止，三十五年間的王室大事紀實，影響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家族生死存亡、榮辱興衰至深，正如法國所有古老貴族一樣，無一人能與路易十四王室巨大的影響脫鉤。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一生有三大重要事件都與2月5日有關：首先，這是她的出生之日，其次，她二十五歲生日前一日，正是丈夫與人決鬥導致他兩日後身亡的日期，再者，她四十五歲生日前一日，女兒終於決定啟程南下法國，第一次與她分隔兩地。德・塞維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涅侯爵夫人生平還可區分成兩大時期：前期從出生到四十五歲生日止(1626年 2 月5日-1671年2月5日)，後期從四十五歲生日次日到逝世之日止(1671年 2 月6日-1696 年4月17日)，如此區分，基於一簡單而重要的理由：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四十五歲生日前一日，女兒德・格寧楊伯爵夫人離開巴黎前往普羅旺斯與丈夫相聚，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四十五歲生日後第一天，開始寫了第一封信給女兒，在她絲毫不預設將私密書簡出版的情況之下，母女兩地相隔，無意中啟動她走進文學領域的事實，使她演變成為十七世紀文壇中享有歷久不衰之美譽的法國書信體作家。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之父系家族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父親：希爾斯—貝寧・德・哈布登—襄達(Celse-Bénigne de Rabutin-Chantal)生於1596年，是勃艮弟(Bourgogne)古老貴胄之後，個性桀傲難馴，從小至少年時期，不斷給母親帶來煩憂。他好逸惡勞，結交損友，吃喝戲耍，追逐女色，輕忽信仰操守，常以對決鬥勇稱雄。基於父執輩及祖先們對過往王室忠貞不二的顯赫功勳，本身又頗具魅力，身材高大，頭腦機靈，1623年4月，路易十三賞了他一個小官銜，官晌由國王特支費用供給，於是他有了機會嶄露騎士風格，手腳柔軟矯捷的他，不但決鬥在行，跳舞舞姿也美妙。

至於人格特質，他極喜愛逗趣，一開口說話就妙語連篇，讓人開懷，加上他說話優雅，整個人都會耍帥，很容易讓人們喜歡他(後來也有人以同樣的評語評述他的女兒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很明顯的，雖然他敬虔的母親不斷祈禱，委任個性溫良的主教殷殷善誘，希爾斯—貝寧並不受教，骨子裡帶著哈布登家族自視甚高、高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榮譽感、心思敏銳，愛逗趣搞笑，擅長尖銳諷刺的精髓，信仰天主是不錯，不過，更有意願跳舞比劍，遠遠勝過屈膝祈禱[1]。

希爾斯—貝寧出手大方，即使在王室有了官銜，背負長串債務是生活常態，無論在巴黎、勃艮弟、薩瓦(Savoie)的親戚、朋友、金融家、小資產家都是他的融資對象。多位生意人、裁縫師都有他賒帳紀錄。他借款用款速度驚人，愛花錢又不顯眼，好像「他的手是個溶金窟」。日後，他的外孫：查理・德・塞維涅也會「共享此美譽[2]」。

希爾斯—貝寧之妻，瑪莉・德・辜琅日(Marie de Coulanges) 1603年出生於德・辜琅日家庭，屬於「滾錢」至富家庭，不斷以錢養錢，再以部份稅收獻給國王。古老的德・伯翕—哈布登貴胄家族(les Russy-Rabutin)視德・哈布登—襄達(Rabutin-Chantal)這位同宗長兄支派的唯一男性後嗣，以貴胄獨子之尊，卻迎娶出生在「只有銅臭」的德・辜琅日家的瑪莉為妻，頗不以為然，覺得這對新人一點都不登對。德・辜琅日家族雖沒有武將貴胄 (la noblesse d'épée)歷史，也逐漸發達成為文官權貴(la noblesse de robe)之家。

1627年，瑪莉・德・哈布登—襄達於一歲半時，因父親參加抗英陣亡而失怙，經由家族會議決議，選出外祖父菲力・德・辜琅日(Philippe de Coulanges)為監護人。隨後，1633年，三十歲的親生母親逝世，1634年，外祖母去世，1636年，外祖父也相繼去世，只有寡居多年的內祖母珍妮・德・襄達(Jeanne de Chantal)可關照她。

關於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身世，最奇特的是：身為孤女，

1 Roger Duchêne, «Des duels et une fill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Paris, Fayard, 2002, p.27.

2 Roger Duchêne, «Il était joli, mon père», in *ibid*., p.29.

卻是一點也不孤苦伶仃，她的母親婚後成了德・襄達男爵夫人(la baronne de Chantal)，小瑪莉出生在德・辜琅日府邸。喪夫後的男爵夫人，繼續與富有的娘家父母同住，每年以2,000里弗支付父母做為豪宅居所、女兒養育及家僕花費開銷所用。因此小孤女的生活環境及生活節拍一如往昔。她之所以能受到外祖父監護人的保護，是因為德・辜琅日家族團結一致，不肯讓小瑪莉的養育權落入父系德・哈布登家族手中，而讓她與親生母親相隔兩地。小瑪莉七歲喪母之後，住在勃艮弟的德・伯翕父系家族雖再度出馬，向德・辜琅日家族爭取小瑪莉的養護權，也只得到副監護人資格，理論上有權監督而已。

寡居的德・襄達男爵夫人看到丈夫的惡劣財務狀況，決定放棄繼承權。不過，她還未達當時法定二十五歲成年年齡，德・辜琅日家族再度召開了母系家族單方面成員的家族會議，替她背書，讓她放棄繼承德・襄達男爵遺產的事實得以成立，也讓身為遺孀的她同時具有法定稽核權(ses droits de reprise)。事實上，當德・襄達男爵在世時，她就已經由父親代墊款項，將催債最急的債務還清了很大一筆數字，其他債權人在男爵逝世後一一出現。大家決定將父系祖產之一拋售，就是蒙特隆(Monthelon)采邑及其相關恆產及附加產(consistances et dépendances) ; 此舉引來芙蘭絲瓦・德・哈布登(Françoise de Rabutin)反對，婚後成為德・杜隆仲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Toulongeon)的她，所持定的理由是：依她是希爾斯—貝寧親姊妹的身分，她應有同等權益享有父親所留下土地產權，由此可見貴胄之家常有爭取權益的興訟文化。

小瑪莉的內祖母：珍妮・德・襄達十分信任德・辜琅日家族，她扮演了重要角色，斡旋在父系、母系長輩之間，成全小孫女的養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護權歸給母系親屬。珍妮・德・襄達是一位父系長者中的典範人物：她於1600年因丈夫克里斯多福・德・哈布登—襄達(Christophe de Rabutin-Chantal)逝世而寡居。她感受到天主呼召，原先有意進入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成為修女(la carmélite)。1604年首次在迪戎(Dijon)與傳講四旬齋信息的聖方濟各・德・沙雷氏(François de Sales)神父相遇。關於她的聖召，聖方濟各・德・沙雷氏神父另有想法：神父心中的籌算是要建立對外面世界更敞開的新修會。於是，珍妮・德・襄達在寡居十年後，毅然決然撇下家庭一對兒女，抵達安納希(Annecy)，偕同三位修女，於1610年6月6日創立聖母訪親修女會(l'Ordre de la Visitation)。

當珍妮・德・襄達於1641逝世時，她所創始成立的修女會已經有了八十七個修女院。聖方濟各・德・沙雷氏神父當時想要創立的，是一個獨具特色，入會者不需發重誓，也不需離群密居的修女院，單單以祈禱為念，或是照顧病患窮人，這是起初參與創立修女會者所傾向持守的院規。不過，1618年，教皇做了不同的決定：聖母訪親修女會的入會修女們必須密居院中，接受年輕寄宿少女，並且教育她們[3]。此一修女院後來對德・襄達院長的曾孫女及玄孫女等後裔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內祖母珍妮・德・襄達修院院長雖因擔任聖職領袖而有所羈絆，依然透過她所信任的兄長，曾任布爾日城(Bourges)總主教的菲雷密歐(Frémyot)神父，就近關懷小瑪莉生活起居，代表父系扮演仲裁者角色。當父系德・哈布登家族想要取回小瑪莉護養權的當下，這位舅公傾向內祖母意願，全然為小瑪莉的前途著想。

3 Roger Duchêne, «Des duels et une fille», in *ibid*., p.22.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之母系家族

德・辜琅日母系家族對小瑪莉疼愛有加，讓她童年及少女時期生活在德・辜琅日府邸中，充滿幸福。1633年 8 月21日，七歲的小瑪莉才參加了亡母安葬之禮，兩天後，她就親眼看見大舅媽生下了長子菲力—以馬內利(Philippe-Emmanuel)，並參與嬰孩呱呱落地後領受嬰兒洗禮的喜樂，哀傷與歡樂、死亡與生命如此緊緊相隨。這位新生小嬰孩長大後成了有名氣的歌謠作家(le chansonnier)。

1634年，小瑪莉繼續居住在德・辜琅日家族府邸，這裡充滿年輕活力：與祖父母同住的，除了已成家的長子菲力(Philippe)，還另有年齡在三十與十九歲之間的五個兒子：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安端(Antoine)、路易(Louis)、查理(Charles)、亞歷山大(Alexandre)，總共六位的舅舅足可充分扮演小瑪莉父執輩角色。小瑪莉被安置在其中，讓她經歷多采多姿的生命與生活，她充分被愛，也喜愛所有圍繞她的人。幼年時期三代同堂，青少年時期兩代同堂，第三代孩童人數逐漸增多，小瑪莉生活在被疼惜的氛圍中，也有機會向許多小孩流露小姊姊的真愛，遠離孤女情懷。小瑪莉個性中的樂天傾向、積極思想，活潑機靈，甚至在她身上所看得見「喜好笑鬧」的元素，都與德・辜琅日家族所提供的環境有關。成長過程中和一群「瘋瘋癲癲」的小孩整天笑鬧在一起，瑪莉・德・哈布登被塑造成個性直率天真，容易傾向誇大情緒，為人極其熱情，也熱愛生命[4]。除了六個舅舅和一群瘋小孩之外，還有多位女性長者呵護照顧，其中一位姨媽，也就是結婚後成為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La Trousse)的長輩，替小瑪莉補上失去母親的缺

4 Roger Duchêne, «Un choix décisif», in *ibid*., p.61.

口，即使第二代長輩有傷有亡，並未改變德・辜琅日家族歡樂氛圍的基調。

十一歲時，在專款專用的情形之下，她沒有被送入修女院接受群體式教育，而是在家中自主學習。對聰明活潑的瑪莉而言，以私人單一教導方式學習知識，使她受惠良多。學習項目包括知識性教導，舞蹈，歌唱，風度培養(le maintien)，社交禮儀(les bonnes manières)，騎馬，還有拉丁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尤其是以交談對話，閱讀心得交換等等活潑方式不斷學習，屬於不落入古板窠臼的現代化教育。對瑪莉施行如此自由派教導，曾經使祖母德・襄達修女院院長頗不放心。每當人們提到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個性中有德・哈布登家族的俏皮精神時，恐怕也要在其中揉入德・辜琅日家族的樂天成份。德・辜琅日家族在蘇希(Sucy)擁有一座鄉間宅第，五十一歲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在回憶信中記錄著，年輕的她，曾經與愛唱歌謠的表弟，在此歡天喜地的不停止撒野、開玩笑、逗趣[5]。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一生與母系家族感情深厚，即使婚後又寡居，活到年老，一輩子都有來自德・辜琅日家屬成員的輔佐和陪伴。比她年長二十歲的姨媽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除了代替母職，與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共同居住十八年之久，她曾以長者身分陪伴年輕外甥女出入社交場合，又愛心眷顧她的兒孫；擔任里維黎修院院長(l'abbé de Livry)的二舅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則是花一輩子的心力替她掌管家業，都是居功厥偉的恩人。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對這兩位長輩也特別存有感恩圖報之心，敬重、養護、關愛他們直到終老。

5 *Ibid.*

母系家族中另有一位感人至深的人物：安娜・郭后黎(Anne Gohory)小姐。她先前服侍了瑪莉的親生母親，這位未婚小姐後來在家族同意下，成為小瑪莉的貼身照護，忠心不二，直到老死。安娜・郭后黎儼然成為瑪莉的第二位代職母親。她死前已先將一生資產贈與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因為安娜・郭后黎愛她，視她如己出。1649年9月，安娜・郭后黎去世時，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時年二十三。隨著這位忠心女僕的葬禮，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深深感覺到，在眾多親人逝世的經驗中，這次的痛苦最深，安娜・郭后黎從她身上帶走的，不只是幼年的陽光，她的訣別，也埋葬了多少純情少女的歡笑和年輕女子的愉悅。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之七年姻緣

傳統貴族都傾向早婚，少有超過雙十年華還未論及婚嫁。婚姻主要不是男女雙方感情的結合，而是兩造家屬的利益協商，先有訂婚程序，再有教堂祝聖完婚事實，前前後後，兩造家屬都會動用重要長輩人脈，不斷進行利益協商，並且在具有法律效力的訂婚及結婚文件上屬名，做為證據。長輩若因故不能到場協商，大多會給委託授權書，除非其中有情感糾葛或利益爭執，拒給授權書，以表不悅或抵制之意。十八歲又四個月的瑪莉・德・哈布登—襄達(Marie de Rabutin-Chantal)與二十一歲、血氣方剛、與人決鬥受傷未滿三個月的亨利・德・塞維涅(Henri de Sévigné)的婚姻進行，就是先經過訂婚程序，然後再由教會祝聖，按當時良好家庭的風俗，子夜兩點結為夫妻。德・辜琅日家族之所以相中這位外表帥氣的男方，是因為他擁有德・塞維涅這個古老布爾塔尼貴胄頭銜。瑪莉對亨利好鬥個性並不以為忤，反倒覺得合乎她的綺麗冒險情懷。1644年8

月4日，瑪莉・德・哈布登—襄達與亨利・德・塞維涅在巴黎聖—傑維教堂(l'église Saint-Gervais)順利結婚，依結婚證書雙方親屬簽屬名單來看，男方人脈果然有壓倒性的重量級貴胄代表及人數，包含七位當紅的恭迪家族(les Gondi)顯赫人士，光鮮亮麗的替新郎撐場面，女方似乎只能瞠乎其後[6]。德・辜琅日家族為他們所疼愛的瑪莉安排了如此婚姻，顯出新貴家族對古老貴胄頭銜深度景仰和渴望。婚後，德・塞維涅侯爵夫婦，連袂由德・辜琅日修院院長陪同，前往布爾塔尼查訪德・塞維涅侯爵采邑，然後於11月30日重返巴黎住進新居。

回到巴黎，新郎倌亨利首先最想做的，就是透過結婚契約，以新娘嫁妝投資買官進祿，這種做法實際上有慣例可循，屢見不鮮。若能買下「近衛騎兵隊掌旗官」職位(la charge de cornette des chevau-légers)，他就會歸屬於「出色的」軍團，如此職位直屬國王轄管，權利等同於國王侍衛和劍客，可經常與君王謀面，更有好機會親近巡行中的君王。亨利・德・賽維涅(Henri de Sévigné)急於讓自己在貴胄系統中找到定位，不過，賣方杜・貝赫(Du Perreux)為這職位索價高達210,000里弗，又要另加6,000里弗酬謝金。新郎倌宣稱已有三人：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德・辜琅日修院院長，以及保羅・德・恭迪(Paul de Gondi)支持他買官，希望新娘監護人菲力・德・辜琅日的妻舅：奧立維・勒飛福・德・歐梅松法官先生(le magistrat Olivier Lefèvre d'Ormesson)，代表他前去與賣方簽結。新娘監護人則是堅持先要有可靠保障，這些保障經過查詢後，菲力首先質疑亨利調度新娘嫁妝的權限，因為新郎倌二十一歲，尚未到

6 Roger Duchêne, «Un beau mariage», in *ibid*., pp.86-87.

達二十五歲成年。再者，「可靠的付款方式」也尚待確定。1645年1月4日，杜・貝赫表示尚需時間考慮，給前去商議的德・歐梅松碰了個軟釘子。新娘母系家屬長輩也有異議：監護人菲力和弟弟克里斯多福神父表示新郎倌不該提出此議題，同時也不甚喜悅他向妻舅德・歐梅松法官關說，還牽扯妹妹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做出與菲力他本人相左的決定。新娘監護人請德・歐梅松法官回覆賣主已取消買官之意，新郎倌買官之事因此不了了之。這件事帶給新娘母系長輩小小震盪，看得出來他們判斷事情有輕重緩急，也自有一套邏輯，就是依循所謂「有資產者思想」(l'esprit bourgeois)來定奪，他們看金錢調度適切性勝過其他考量。德・辜琅日家族是金融業出身，優先要維護新娘利益，不願輕易融資與人。如此一來，新郎倌的出路只有以志願兵方式從軍，出入較為自由，但是光采必然減色許多[7]。及至太陽王獨攬大權、私意授與官爵的時代，當國內外戰事頻仍，貴胄體系動盪不安時，貴胄買官進祿的情形將日益嚴重，鬻爵賣官價碼浮動不定，對古老貴胄家族所產生的骨牌效應也不容小覷。

德・塞維涅侯爵夫婦新婚後，共同開放了許多機會與外人接觸。新娘喜歡與「海盜型」人士來往，諸如性情豪放的舅公，曾任布爾日城總主教的菲雷密歐神父。舅公退休後住在費里耶修院(l'abbaye de Ferrière)，修院內可飽覽群書，也有一群樂天派老友相陪，相聚一起吃喝戲謔，儼然像個哈布雷(François Rabelais)式修院的翻版[8]。新郎偏愛與放蕩不羈的自由派人士(les libertins)來往，諸

7 Roger Duchêne, «Salut à vous, gens de campagne!», in *ibid*., p.99.

8 Roger Duchêne, «Une femme de très belle humeur», in *ibid*., p.112.

如羅傑・德・伯翕—哈布登堂兄之輩。羅傑堂兄天生喜愛譏誚，不肯安份守規，在一疊疊笑聲裏，優質笑談會出現，但也不盡然高級。居心叵測的他，舉薦自己成為亨利推心置腹好友，以便就近一親新娘堂妹芳澤。兩人一答一唱，頭殼壞掉的新郎居然樂於告知堂兄床笫隱私，對新娘低價評分[9]，說新娘只有「頭腦好」，如此而已。年輕的侯爵夫人也喜愛與人談笑風生，品味或略帶怪誕(grotesque)，甚至近乎笑鬧(burlesque)，被她稱之為「狂笑點」(les folies)。富裕又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她，從她交友與交談模式顯示出：這位貴族少婦樂於擺脫拘泥又制式的教育框架[10]。

婚後至少四年間(1644-1648)，德・塞維涅侯爵夫婦以布爾塔尼貴胄之尊，在外省采邑過著一大段愉悅舒適的貴族生活，即使外省生活與巴黎古老瑪黑區迥然有別，年輕又樂天的新娘，很快、很自然的就與環境融合。在布爾塔尼，美貌出眾的侯爵夫人留給布爾塔尼鄰舍活潑、開朗又略帶瘋癲的印象，她並不推卻異性向她獻慇懃，與人對談輕鬆自然，對恭維者來函，也會撚詩作辭回應[11]。新婚後，亨利也曾參與地方戰事有功，1650年6月7日，二十七歲的成年亨利終究以二十四歲的妻子做擔保，花費60,000里弗，在布爾塔尼買下弗傑爾(Fougères)管轄權職位，總算給了自己一個可運轉的總督官階。

婚後兩年，1646 年10月28日，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二十歲

9 Roger Duchêne, «Une bombe à retardement»,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Paris, Fayard, 1996, p.14.

10 Roger Duchêne, «Une femme de très belle humeur»,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114.

11 *Ibid*.

時，長女芙蘭絲瓦—瑪格麗特・德・塞維涅(Françoise-Marguerite de Sévigné)在巴黎獅仔街(rue des Lions)出生，在聖—保祿教堂(l'église Saint-Paul)領洗，日後將成為德・格寧楊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Grignan)。又過兩年，1648年3月12日，長子查理・德・塞維涅(Charles de Sévigné)在岩石城堡(les Rochers)出生，同日在愛特艾爾教區教堂(la paroisse d'Étrelles)領洗。此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就向夫婿明白表示：生兒育女義務既已完成，勿需額外情趣，因而直接引來追求性福的德・塞維涅侯爵外遇事件。總括來看，七年之間，年輕的侯爵夫人想要的，就是隨著丈夫享福過好日子，不計成本狂花錢[12]。

美貌與機智過人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於1649年初，正當二十三歲的青春年華，曾收到瑪黎尼(J. de Marigny)寫給她的讚美，屬於諸多奉承者中首先公諸於世的作品：

侯爵夫人可愛又美麗，
Adorable et belle marquise,
全新白綢無可比，
Plus belle mille fois qu'un satin blanc tout neuf,
我已敞開愛慕之心，
Je vous présenterais de bon cœur ma franchise,
妳的魅力
Mais les charmes que vous avez,

12 Roger Duchêne, «Une bombe à retardement»,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12.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已將它收取，

Depuis quelque temps me l'ont prise.

我正揣想妳是否知悉。

Je ne sais si vous le savez[13].

好一對光鮮亮麗的貴胄夫妻！

王室動亂與德・塞維涅家族之牽連

1648年，路易十三國王逝世後第五年，路易十四尚未滿十歲，德・塞維涅侯爵夫婦結縭也未滿四年，奧地利之公主安娜攝政母后(la régente Anne d'Autriche)一直倚重馬薩林樞機主教(le cardinal Mazarin)為實質執政首相之模式，引來國內各方權貴極度不滿。1648年2月開始，一群法官已公開反抗攝政母后與首相馬薩林樞機主教，七月，持異議的法官們以二十七條法規要求王室正面回應，攝政母后不得不屈從，但心有不甘，下令逮捕策動與王室抗爭的國會議員布魯瑟(Broussel)，試圖扳回王室攬權局面，因而引來異議法官們結合巴黎居民以巷戰抵擋王軍之流血抗爭。同年12月 11日，「國是調查全國代表」(les députés des Enquêtes)杯葛巴黎國會(le Parlement de Paris)議程，要求國會各個部門聚集一起，共商國是，波旁王室執政危機就此引爆，歷史上稱之為「反王室(投石黨)之亂」(La Fronde)。攝政母后及年幼國王，連同德・奧爾良公爵及鞏德大王儲，連夜倉促逃往巴黎近郊的聖・日耳曼王室府邸避難，約四年之久，首府巴黎與全國各地，不斷發生擁王室與反王室兩派

13 Roger Duchêne, «Une femme de très belle humeur»,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op.cit*., pp.115-116.

科技部人文社會創新研究中心

激烈衝突。

擔任首相的馬薩林樞機主教(Jules Mazarin, 1602-1661)歷史功過兩極，個性詭譎，費人疑猜。外交手腕一流應勿庸置疑，智冠群雄，決策快速。似乎屬於宗教人士，卻喜好軍事之旅。不到四十歲，他被路易十三擢拔為首相後，歷經國外衝突，國內異議貴胄所牽動的反對王室大動亂，而終究勝出。他治理國事追隨前任首相黎胥留樞機主教(le cardinal de Richelieu)作風，不過也利用全國大動亂局面，趁機中保私囊成為巨富。馬薩林樞機主教熱愛藝術及圖書，推動並提升全國藝術與文學。五十九歲逝世後，將私人大量藝術收藏及文庫贈與國家，成為巴黎馬薩林國家圖書館之前身[14]。

馬薩林樞機主教執政時期所引來的波旁王室執政危機，對德・塞維涅侯爵宦途與人生影響甚巨，其中夾雜的是鞏德大王儲政治立場的多變，還有恭迪家族的政治野心。路易二世・德・波旁—鞏德(Louis II de Bourbon-Condé)，又稱鞏德大王儲 (le Grand Condé)在將近四年的反王室大動亂中，立場曖昧又多變，他起先維護王室攝政母后，後來轉變立場，反對馬薩林樞機主教，稱他是「穿紅袍的惡棍」，與反對王室勢力認同。鞏德大王儲是沙場勇將，戰功彪炳。為了怕他擁兵自重，攝政母后曾經將他本人及多位親王下監十三個月之久。

至於恭迪家族，他們在亨利三世、亨利四世時代都有達官顯貴：擔任國家元帥，樞機主教，勞役軍營將軍等等要職，直到1635年，黎胥留樞機主教施壓，讓姪兒德・彭—固爾雷侯爵(le marquis

14 «Dictionnaire des artistes et des personnages», in *Splendeur de Versailles et de ses Jardins*, préface de Paul-Louis Tenaillon, Paris: Molière 1990, coll. Splendeurs, pp.121-122.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de Pont-Courlay)取代彼得・德・恭迪(Pierre de Gondi)，奪去自1579年以來一直歸屬於恭迪家族的勞役軍營將軍要職。恭迪新生代對黎胥留樞機主教恨之入骨，也對首相繼承人馬薩林樞機主教非常厭惡。奧地利之公主安娜攝政母后執政初期，彼得・德・恭迪(Pierre de Gondi)之親兄弟保羅・德・恭迪(Paul de Gondi)先設法贏得攝政母后屬意，任命他為巴黎總主教之助理主教，該巴黎總主教乃是保羅・德・恭迪之親伯叔。但是保羅・德・恭迪的野心不只於此，他希望獲得樞機主教職位，晉身王室，將馬薩林樞機主教取而代之。

1650年，馬薩林樞機主教平息了圭沅省(la Guyenne)境內的動亂，又取下波爾多城(Bordeaux)，12月31日被攝政母后光榮迎迓，這時，恭迪家族派人士已經不願再支持攝政母后。1651年1月底，反王室派人馬共同集結簽訂協定，經由德・奧爾良公爵(le duc d'Orléans)認可，2月1日，恭迪家族派人士公開表示德・奧爾良公爵要求王室釋放所有被囚禁的親王。2月4日，巴黎國會要求解除馬薩林樞機主教首相職位，由德・奧爾良公爵召聚貴族會議。許多貴族都來到巴黎期待此事發展。亨利・德・塞維涅侯爵也回到巴黎，就在當天，因為外遇情感糾葛與人決鬥，2月6日身亡。是夜，馬薩林樞機主教也逃之夭夭[15]。三天之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才在布爾塔尼的岩石城堡得知德・塞維涅侯爵逝世的噩耗。

1652年10月，十四歲的路易王以勝利者身分重返巴黎首府。依然倚重馬薩林樞機主教為首相的少年君王，除了將急於擺脫巴黎總主教區的雷茲樞機主教於以逮捕拘禁之外，還下令懲治他的眾多

15 Roger Duchêne, «Sévigné, de race frondeus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127.

親信，其中就包括了新婚亨利的親伯叔何內—何諾・德・塞維涅(René-Renaud de Sévigné)。王室命令他帶著梅開二度的妻子和前夫的女兒遠離首府，成為被流放返鄉滯留的鬱抑人士。這位前夫女兒正是德・塞維涅夫人少女時期的密友：瑪莉—瑪德蓮・畢奧緒・德・拉・維涅(Marie-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婚後成為德・拉・法葉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la Fayette)，兩位貴婦將終生成為莫逆之交。

雷茲樞機主教在他的巴黎總主教伯叔逝世之後，於1654年3月成為合法繼承原職缺人選，但是他已先被路易十四囚禁在監，也被要求自動解職。他原先答應，後又反悔，表示他是被迫解職，數年之久都不願承認解職一事。同年4月，雷茲樞機主教被轉至南特城堡禁足，他於8月逕自逃脫，長年過著流放生活，起初還獲得羅馬教廷善待，後來則浪跡歐洲，拖累所有親信人士甚多。

德・宰琅日家族當初應當是確信保羅將會有錦繡前程，在德・塞維涅夫婦結縭一事上多所倚重，並仰慕德・恭迪家族光彩。成為雷茲樞機主教的保羅・德・恭迪，一向擅長施展個人魅力，又以高超宗教信念服人，讓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以他為小說型英雄人物，終生景仰他[16]。

法國王室執政危機引來四年長期動亂，牽涉各方群英正反勢力，情況詭譎複雜又多變，但終究是由波旁王室勝出。全國大動亂期間，德・塞維涅侯爵及親屬反對王室立場的事實，成了他們宦途坎坷的證據。在1652年10月，十四歲的路易王一旦以得勝者姿態重返巴黎首府，德・宰琅日家族藉由婚姻為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所牽

16 Roger Duchêne, «Un beau mariage», in *ibid*., p.88.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起的顯貴關係，以及為她費心安排的姻緣，在七年之內，都轉眼變成了一個個泡影。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岩石城堡的追憶

寡居後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生活，將與岩石城堡的追憶緊密相連。德・塞維涅侯爵夫人重返岩石城堡駐留期間，應有許多時間思量她的新寡貴婦身分：她年輕、貌美、又多金，少不了蜂擁而上的追求者。但是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不期待魚水之歡，更不願讓懷孕破壞姿色，再婚之事，對她毫無吸引力。選擇寡居，就是選擇自由。

七年前，為了掌握德・塞維涅家族在布爾塔尼省的采邑概況，克里斯多福・德・辜琅日神父已於1644年8月陪同新婚夫婦來到實地調查。德・塞維涅家族屬於古老的布爾塔尼公爵後嗣，並無法國正規貴族頭銜。他們依慣例要給自己取得法國式貴族頭銜時，就以男爵自稱。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不只一次冠此稱呼在她兒子查理身上，引以為樂。根據他們的族譜，亨利是第一位以侯爵自稱的人，他的妻子得著侯爵夫人名號，是一種概括性稱呼，並非竊取而來的頭銜。事實上，對已經屬於知名貴胄家族的後嗣而言，這些名號都算不得甚麼，唯一有意義的切分點，只有「公爵」這個稱呼而已，其餘都是大同小異。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在回憶信中表示：她的丈夫曾經幾乎要把她陷入債務「深淵」中。幸好德・辜琅日家族協助了她，以土地收入利潤撥出專款很快還清債務，又打贏了一場獲利45,000艾居的官司，填補了債務虧空。還債之餘，最讓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感到吃重的，是家業管理的壓力，還有另外兩場訴訟要進行，既是耗財，

又耗心思，官司或贏或輸，馬上就會加倍反應在兒女們得自德・塞維涅父親的家產價值上。年輕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並沒有法律養成背景，也從未經營過事業，必然驚慌失措。因此，有親密家人協助，無疑是替她紓解了很大壓力。德・塞維涅侯爵逝世後的兩場官司，德・辜琅日神父並非一人獨自擔綱，奧立維・勒飛福・德・歐梅松法官也一起加入，為了侯爵遺族繼承利益出力維護，讓遺孀得以放心、愉快的迎向她的寡居人生[17]。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貴胄采邑共有兩處：一者來自父系襄達家族，位於勃艮弟省的波畢依(Bourbilly)，一者來自德・塞維涅夫家，位於布爾塔尼省之多處，仔細來說，該省采邑名稱如下：布隆(Le Buron)，岩石城堡(les Rochers)，波地加(Bodégat)，拉・柏蒂耶(La Baudière)等等。依照結婚契約書上明文規定，若是新娘不幸寡居，布隆城堡將是她安身立命之處。然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偏愛岩石城堡勝過布隆城堡，因為岩石城堡是亨利出生之地，也是德・塞維涅家族長子們的居所，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婚後每次來到布爾塔尼，就是在岩石城堡與丈夫一起渡過最多時光。

另一個原因屬於實務性質：多年以來，其他采邑都已租給佃農，岩石城堡的土地則是交由一位財物徵收人員(le receveur)經營。兩者經營收方式不盡相同。原則上，佃農是按照與地主所簽訂的租約，定期繳交權益所及的承攬金，結算承攬金的時間可以間隔較長。土地若是交由一位土地財物徵收及管理人員負責，就得經常在現場確認土地產物營收狀況，以便確認該雇用人員計算數目無誤。

17 Roger Duchêne, «Sortir de l'abîme», in *ibid*., p.158.

至於可用來當做實物津貼的產物，通常很難加以變賣，最好自己消費反而更划算。布隆采邑長久以來都是租給佃農，因此，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在此地定居意義不大。再者，布隆城堡佔地較廣，部份空間已由佃農使用中，城堡整修與維持費用較為昂貴，使用家僕人數也必然較多。為了節省開銷，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寧可選擇以岩石城堡為她的居所，在此地駐留，一定也與她和丈夫曾經渡過的美好回憶有關[18]。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在岩石城堡經年累月經營之後，逐漸裝修這個意義非凡的城堡，讓這建築於十五世紀，帶有兩座塔樓的哥德式莊園更加美麗。如此的功夫幫助了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讓她每次必須來到布爾塔尼管理采邑時，更容易渡過在外省的孤獨時光。

在岩石城堡，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種植了一些樹木。樹木的成長年輪，刻畫出歲月的流逝。多年後，當她的女兒德・格寧楊伯爵夫人前來岩石成堡造訪時，很容易就會發現自然景觀的改變。斗轉星移，在這裡，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學會了與森林及大自然親密共榮與共融的關係[19]。

在巴黎，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喪夫之後重回德・辜琅日之家，與姨媽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同住。她需要舅舅們替她重整財務，協助她為一對兒女經營家業。「好好人」克里斯多福・德・辜琅日神父，就是她一輩子替她做財務經營把關的恩人，也為她的巴黎貴婦生活展開了燦爛的新頁。

---

18 *Ibid*., pp.158-159

19 Roger Duchêne, «Conversion», in *ibid*., p.435.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之新寡貴婦炫風與文采

曾有多位畫家，依照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不同的年齡，替她留下多幅美麗倩影，有一幅出色的全身畫像作品被保留在岩石城堡，畫家不知其名，作畫時間應是侯爵夫人結婚當年的十八芳齡。畫家們所一致呈現的，是皮膚粉嫩白皙，金色頭髮柔細，鼻樑堅挺，下巴圓潤的美女[20]。文生・華杜爾(Vincent Voiture)逝世後兩年，於1650年出版了《作品集》(*Œuvres*)，鼓勵當時的上流社會以自由書信體模式書寫，藉以抒發鍾情[21]。此時，正值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從岩石城堡重返巴黎，趕上了當時吹起的「風流倜儻」遊戲風潮(le jeu galant)[22]。此一風尚所推崇的，是讓被愛者不輕易屈就於戀慕者所獻的慇懃，同時又樂於釋出機會，讓對方喋喋不休的訴衷曲，任何事情都可在書信中陳述，雞毛蒜皮小事也好，有色笑談也罷，嚴肅大事亦可，平淡友情也行，甚至可以譜譜戀愛衷曲，只要說得有趣，有機智，不刻意賣弄，就合乎水平。羅傑堂兄就是用這種書信體，大膽的在新寡堂妹及鞏迪親王(le prince de Conti)之間穿梭媒合，向瑪麗堂妹開玩笑，告訴她周遭有哪些人期待對她輸送款款愛意[23]。對於太激動的情書作者，其中也包括堂兄本人，他們的「傑作」，會由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姨媽：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先行過濾，她不但會先讀，也會注意不讓他們登門造訪，嚴謹又寬

20 Roger, «Portraits», in *ibid*.,p.211.

21 Roger Duchêne, «Cousin, cousine»,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29.

22 Roger Duchêne, «Galanteries», in *ibid*., p.22.

23 Roger Duchêne, «Une veuve courtisé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179.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容的長輩如此把風，讓俏麗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品德無損。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或與巴黎朋友往來，或與布爾塔尼的鄰舍互動，都擅長運用此新潮作風，並且樂此不疲。侯爵夫人雖然年紀輕輕，下筆時自然流露著聰慧，語氣堅定有把握，對自己的名份信心十足，不會因對方性別不同或頭銜特殊就侷促不安[24]。許多名人，包括身為國家院士的德・伯翕—哈布登堂兄，都向她獻了慇懃。德・伯翕—哈布登曾為年輕貌美的堂妹寫下頌辭，證明當時有不少貴族名流對德・塞維涅侯爵夫人頗為傾心，就如梅納日神父(Ménage)這位「著黑袍的戀人」也會討她歡喜，向她列舉哪些人喜愛她，顯赫人士諸如：傅格國家財務總監(le surintendant Foucquet)，鞏迪親王，德・杜倫元帥(le maréchal de Turenne)等等，不一而足[25]。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應當是遊走在「風流倜儻」國度中，知道如何將「受苦情人」轉變成知心朋友的「唯一女性」。她被愛，完全不是出於她會耍任何心機，在這點上，她的確非常幸運。

值得再提的是：在這「風流倜儻」時尚遊戲中，除了羅傑堂哥之外，還有「著黑袍的戀人」梅納日神父(Ménage)也一併被吸引。事實上，梅納日愛慕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必須是「零零散散的隨性」(en prose)，因為倘若神父果真墜入情網，是一件可笑之事，他必須偽裝情感，避免讓人揣測他到底是真心或是假意。然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要求得到真情，一種讓她可誇勝的情誼。她不斷要求對方承認他的愛不夠多，即使明知如此要求是出於嬌嗔，她還是要

24 Roger Duchêne, «La casette du Surintendant»,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31.

25 *Ibid*., p.26.

對方表態：被愛之人，非她莫屬，也非勝過其他人不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梅納日神父相處的過程中，顯明了她的一個重要人格特質：她不但需要知道自己有魅力，還需要格外被寵愛。侯爵夫人需要有許多崇拜者，而且，對每個崇拜者而言，她必須是對方的唯一。如此絕對掌控的需要，把她和梅納日神父推向無路可走的境地，因為「風流倜儻」遊戲規則，若有一方不遵守，就一定會導致翻臉，終究斷絕往來。不過令人驚訝的，是神父與侯爵夫人如此好好壞壞的遊戲，竟然持續了好幾年。這個佯裝心中有所愛，又讓情人心存疑慮，鼓勵情人表露真心，又不讓對方確定他已被愛的藝術，真是怪哉！

此外，對女性而言，她的勝利，是她已將肉體愉悅排除在外。她之所以得勝，是因為沒有被異性捕捉，異性誘惑者所能得到的回報，只有「無情」或是「狠心」而已。非常明顯的，因為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不會被異性征服，因此她有合法地位表現她的千嬌百媚，同時贏得降伏異性的殊榮。當兩性互比高下，相互角力時，女性良好的舉止讓她佔上風，被社會肯定，屬於道德及宗教的優勢價值觀。性的純潔對女性而言，就是向男性誇勝。正如男人的好名聲來自戰場上面對危險時依然沉著冷靜，女人的好名聲則是來自她抵擋了男性的出擊，並非只是逃脫了事。她盡可施展女性魅力，只要她終究不被引誘就行[26]。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深深相信，美麗是女人的專利，是征服男人的良方。因此女人有義務長期保持自己的美貌和年輕。即至年長，德・塞維涅侯爵夫人都從未放棄展現女性美的魅力。

26 Roger Duchêne, «Une femm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 cit.*, p.551.

兩性之間施展「風流倜儻」是藝術，以「哈布登家族風」(le rabutinage)通信或談論，是兩位堂兄妹之間溝通的特點。他們愛笑鬧逗樂，鬧過頭也大致能容忍[27]。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言談出眾，出人意表的回應，是她的天生本領，而且使人歡喜。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思想敏銳，活潑有力，或說或寫，具說服力，內容流暢、不枯燥、又豐潤。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知道她的長處，擅長表達情感，記錄事實，不必倚賴說服技巧，而是灑脫、快速的陳明[28]。

德・伯翁—哈布登表示：「說到聰慧，特別指帶著歡樂又活潑的這類型，只要看看她，準是沒錯。她懂你，她料得中你的言談內容，猜得透你的心意，有時還會帶你走向你還沒想到的遠處。」這對堂兄妹之間使用的「哈布登家族風」溝通，其特點是：做作、老套的言談要先剔除，然後用「狂笑點」以及兩性間帶著辣味的嘲諷做些許點綴[29]。這種交談唯一的缺點，就是婦道人家較容易越界踩到需要謹守的紅線[30]。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出眾的聰慧與機靈，贏得當時許多讚美，就像她贏得堂哥欣賞一樣。已具文壇女作家地位的摯友：德・拉・法葉伯爵夫人曾經以某位「無名氏男性」之名，針對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寫下動人的描述。在德・拉・法葉伯爵夫人的描述之下，這位笑顏逐開的金髮美女，她的一切，包含她的美貌，都得歸功於她的聰明絕頂。另一位同時代女作家：德・斯居德里小姐

27 Roger Duchêne, «Cousin, cousine»,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27.

28 Roger Duchêne, «Duels épitolaires», in ibid., p.48; et Roger Duchêne, «La belle lionne »,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282.

29 Roger Duchêne, «Cousin, cousine», in *ibid*., p.27.

30 *Ibid*.

(Mlle de Scudéry)於1657年2月發表了著名小說《克雷莉》(*Clélie*)，小說作者以「克拉蘭特」(Clarinte)稱呼年輕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並對德・拉・法葉伯爵夫人的讚美，做了相等的回應。德・斯居德里小姐還注意到「克拉蘭特」喜愛長時間倘佯在鄉間，也喜愛歌唱自娛[31]。

在這期間，有幾個貴族沙龍及權貴府邸是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受邀之處。鞏德官邸(l'hôtel de Condé)，尼維官邸(l'hôtel de Nevers)，杭布伊埃府邸(L'hôtel de Rambouillet)，冠蓋雲集的傅格殿堂(la cour de Foucquet)都曾經留下她的美麗蹤影。許多在此時此地相識的名流，及至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女兒德・格寧楊伯爵夫人長期通信時期，都繼續與她們母女維持美好的情誼[32]。某日，在傅格國家財務總監的豪華殿堂中，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公開讚賞了寓言詩人拉・豐登所寫的一篇詩體書簡(un épître en vers)，當時名氣不大的作家頗為欣喜，而為該事件寫了一首詩，獻給傅格，以誌銘感之意，詩中提到，「在下他的光榮，有四分之三要歸功於侯爵夫人的激賞」。足見在「風流倜儻文學」領域中，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在傅格國家財務總監的殿堂，已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33]。

為了兩件私事，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終於和堂哥翻了臉。一則有關堂哥為了披上戰袍時阮囊羞澀，向堂妹融資未果而惱羞成怒，一則為了報復堂妹的「無情」、「罔顧家族光榮」，堂兄提筆寫了

31 Roger Duchêne, «Mère et fill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54.

32 Roger Duchêne, "Famille et familles", in *ibid*., p.249.

33 Roger Duchêne, «La cassette du Surintendant»,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32.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一個諷刺堂妹肖像，夾在《高盧人之情史》(*Histoire amoureuse des Gaules*)中，隨後又不夠謹慎，讓這本帶著許多爭議性話題的諷刺作品無端被廣傳。為這兩件不愉快的家族事宜，堂兄妹倆人好好的打了幾場筆戰。雖然侯爵夫人不見得完全意識到她的文筆虎虎生風，而實際上，結果顯示：勝在女方。因為堂妹運筆機靈，咄咄逼人，疑問詞、驚嘆句、列舉例、誇大語等等，排山倒海而來，用得靈巧，讓堂兄冷靜清澈的表達方式完全招架不住，只好俯首稱臣[34]。為此，堂兄妹失和，切斷彼此音訊時間長達七年，這段時間，反倒成為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社交模式黃金轉型期，原因是堂兄向來熱心維持堂妹在男性崇拜者的社交圈中，他們堂兄妹間的翻臉，使得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更加著力與女性友人緊密往來，更重要的，這段僵局挪走了堂妹倚重堂兄書信技巧的習慣，脫離長期以來建立的非正式師徒關係。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路易十四

十七世紀的六零年代(1661-1670)，對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而言，是關鍵時代，讓她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挑戰，而且都與路易十四直接相關。總括來說，共有三件大事：其一為傅格財務總監事件，其二為《高盧人之情史》風波，其三為攸關「全國最美麗的女孩」的婚姻故事。1652年，經歷約略四年波旁王室大動亂的路易十四重返巴黎，他繼續「忍耐、等待」馬薩林樞機主教輔佐攝政母后九年，直到這位歷史學者筆下「路易的義父及母后的情夫」於1661年 3月9日逝世；次日， 3月10日，路易十四立即宣布：他將一

34 Roger Duchêne, «Duels épitolaires», in *ibid*., p.49.

人職掌全國大事，不再設立首相一職，少年君王時年二十三，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則是三十五。太陽王專政時期，從此正式開啟，路易十四獨斷犀利作風，將影響了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甚鉅，詳述如下：

一、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傅格國家財務總監事件

1653年擔任財務總監的尼古拉・傅格(Nicolas Foucquet) 1615年出生於巴黎，屬於一文官家庭。年紀輕輕，就在行政管理方面嶄露才華。三十八歲，因首相馬薩林樞機主教及奧地利之公主安娜攝政母后之支持，獲得國家財務總監職位，屬於全國數一數二之要職。塞維昂(Servien)和傅格曾經一起擔任國家財務總監，1659年塞維昂逝世後，則由傅格一人擔綱。當時法國因戰事耗損財力，財務情況岌岌可危，傅格藉由週轉金錢謀略，成功的提升國家資金。他以個人財富保證國家借款，也勇於貸款與人，導致私人資金與國家財庫兩相混淆。馬薩林樞機主教逝世後，約翰—巴蒂斯・科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擔任財務部長，不斷收集對傅格職務不利證據，欲置他於死地。1661年8月17日，傅格在他私人弗城城堡(le château de Vaux)舉辦慶典，為要尊榮路易十四新王登基，反而加速他垮台，9月5日他在布爾塔省尼南特城陪伴國王巡幸時，三劍客隊長德・阿達亮逮捕了他[35]。

傅格在巴黎擁有豪華氣派居所，屬舊時的愛玫黎府邸(l'hôtel d'Émery)，他在聖—芒岱(Saint-Mandé)、在弗城(Vaux)也另有城堡。這些地點都是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受歡迎之處。即使傅格國家

35 «Dictionnaire des artistes et des personnages», in *Splendeur de Versailles et de ses Jardins, op.cit*., p.118.

財務總監位高權重，個人魅力十足，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對待他與其他的傾心者並無兩樣。

當全國爆發反王室大動亂時，傅格對路易十四忠心不二，自從他被拔擢擔任國家財務總監，他就將私人財力挹注國家，若非有傅格私人財務挹注，王室其實就早已不只一次陷入不知向何人融資的窘境[36]。

若英雄需要蓋棺才能論定，傅格國家財務總監事件由十八世紀的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來評斷，應是頗為合理。伏爾泰在他編寫的《路易十四之世紀》(*Le Siècle de Louis XIV*)歷史評論專書中提到的傅格國家財務總監，只是馬薩林樞機主教的馬前卒，他說：

「1653年重返王室的馬薩林樞機主教透過國家財務總監，每年索求兩千三百萬〔舊法郎〕做為私人用度。樞機主教賤價收購貶值舊鈔票，讓傅格全額付現，這種做法讓傅格入罪。被指控濫用國家財源的傅格，其高貴情操及慷慨無人能及，在此職位上擁有私交朋友的人數也無人能與他相比，迫害他的人讓他吃盡苦頭。1664年，他竟被審判團以永無翻身可能的刑罰定讞，1680年死時，人們對此事一無所知[37]。」

伏爾泰又說，事實上，傅格國家財務總監之所以被入罪，另有其背景和原因：「指控傅格國家財務總監，真正原因是要處理馬薩林樞機主教死後所留下的壞印象，濫用最多國家財源的始作俑者是

36 Roger Duchêne, «Des prisons et des exils»,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220.

37 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in *Œuvres historiques*, édition présentée,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René Pomeau, Paris, Gallimard, La Pléïade, 1957, p.1129.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樞機主教。他居高位掌控許多國家收入管道，屢次以自己名份購買軍隊彈藥而中飽私囊。傅格在他的辯護詞中曾說：『樞機主教強行發下私函要求財務總監為一般性用度撥出大筆金額，而這些金額只透過他自己取得，也只為他自己所用，如果以正式公文運作，足可被定死罪無疑。』樞機主教如此歛財，數字多少已讓傅格自己數不清[38]。」

伏爾泰所陳述的樞機主教蠻橫濫權事實，並沒有讓國家財務總監脫罪，因為：「審判他的司法程序異常，訴訟時間被拖長，反對他的主審大法官賽格耶(Séguier)卑劣攻擊他。時間因素讓群眾恨意消失，滋長人們憐憫落難者之心，迫害手段越急促，救援受害者聲浪越升高，這一切保住了他的命。訴訟案拖了三年，到1664年才定讞。二十二位審判官中，只有九位主張死刑；其他十三位，有些人接受了顧爾維(Gourville)餽贈，主張于以終身放逐。路易十四授意從嚴論罪：如此嚴刑峻法依國家舊法無據，也不合人情義理。讓國人最為反感的，是主審大法官將將其中一位名為洛克桑特(Roquesante)的審判官放逐，因他最堅持法庭要從寬量刑。傅格被帶到比聶后城堡監獄(le château de Pignerol)監禁。所有歷史學者都說他於1680年死於獄中; 不過顧爾維在他的《回憶錄》中篤定表示傅格死前不久已出了監獄。受刑人的媳婦：弗城之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Vaux)向我證實過此事，不過，受刑人家屬於以否認。因此，無人確知這位受害者在何處逝世，而當年當他掌實權時，他任何行動都是輝煌之舉[39]。」

38 *Ibid*., pp.900-901.

39 *Ibid*., pp.901-902.

私授資料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總結傅格一生遭遇，伏爾泰如此說：「為了咨意浪費國家公帑，公私不分，因而被入罪的傅格，他並非全然不具高貴心靈；他的脫序行徑只在於品德缺失及男女關係的放縱。他將個人職位所得放入國庫積存，而如此美好作為未能使他脫罪(時為1661年)。人們誘引他到南特城，其實任何人加上兩個侍衛就可以在巴黎將他束手就擒。國王要他中箭落馬之前，還對他十分禮遇。我不懂為何大多數君王要整頓臣子之前，通常都先佯裝要好好加以疼惜。偽裝絕不是好品德，與偉大兩相衝突，也不能成為可敬的本領，除非萬不得已。路易十四顯然失態；不過有人讓他以為傅格在美麗之島(Belle-Isle)修築重要軍事碉堡，說他與國外及國內過度合縱連橫。實際上，當他被逮捕，被帶到巴士底監獄，又被帶到汎森監獄(Vincennes)時，他的結黨行徑只是攸關幾個被他豢養的貪婪臣子，幾個婦道人家，當他們不再被包養時，很快就遺棄了他。另有其他朋友證明他值得被愛：著名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貝立松(Pellisson)，顧爾維(Gourville)，德・斯居德里小姐 (Mlle Scudéri)，許多文人，都揚聲挺他是無辜受害，為他熱心奔走，以致於保住了他的性命[40]。」依照伏爾泰的意見，傅格國家財務總監事件，可做為一個「德不孤必有鄰」的案例說明。

當二十三歲的少年君王路易十四，為了展現他整頓國家財務狀況的權柄及決心，於1661年9月5日下重手在布爾塔尼省南特城逮捕傅格時，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正在同一省境內的岩石城堡。10月9日，她憂心忡忡的告訴許多友人，她之前寫給傅格國家財務總監的信，一併被夾雜在「調情式」私函中被王室查封。她說，事實上：

40 *Ibid*., p.899.

「這些信無關私人情感或利益，詳細讀了，就知道我之所以有義務執筆，純粹是為了替姪兒德・拉・特魯斯說項。不過因為這些信被放置在同一櫃中，裏面包含女流之輩諂媚傅格的情書，讓我的名字與她們的相提並論，而她們並沒有我這般純淨的情誼，這點著實使我受傷。」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想倚重朋友們為她在王室和巴黎城中澄清的重點就是：傅格不經意的所做的，就是把她純粹為姪兒—也就是呵護她的姨媽：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之子—所寫的關說信函，無端的與許多情書參雜在同一處存放。德・拉・特魯斯侯爵夫人也就是會過濾寫給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眾多濫情情書的長輩。為此一事，讓一向在社交圈珍惜自己羽毛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十分焦慮，幾乎到六神無主的田地[41]。

所幸在這可能被宣染引申成大醜聞的事件中，連續有許多有忠心朋友相挺，竭力保護侯爵夫人的清白。沙帕郎(Chapelain)以父執長輩的身份安慰侯爵夫人，了解她的過度驚恐，是因為她一向太在意別人對她的評論，反而使她更容易受傷。躋身上流社交圈中，她需要被人肯定，甚至是被人欣賞、景仰。一有批評，她會不安，一有意外，她會受驚。侯爵夫人外表的確光鮮亮麗，實質上仍欠缺安全感。一旦周遭評語分歧，她會更加不知所措，總想捉住別人給的一個新意見來肯定自己[42]。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惶惶不安，智慧的言語安定不了她的膽顫心驚。

---

41 Roger Duchêne, «Des lettres qui réjouissent le Roi», in *Chère Madame de Sévigné*, Paris, Gallimard, Découvertes Gallimard, Littératures, 1995, pp.43-44.

42 Roger Duchêne, «Des prisons et des exils»,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227.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德・伯翕—哈布登堂兄在這節骨眼上跳了出來，成為極力維護堂妹清白的護衛者。他的介入帶著理性，因為他先向可靠人士諮詢。勒・德里耶(Le Tellier)部長是他就近探問消息的對向，而這位大臣，正是「唯一和國王一起看過櫃中之信」的人物。勒・德里耶向德・伯翕—哈布登堂兄確認：與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有關的信，都屬於「光明正大的一般信，帶著玩笑」，屬於「聰慧的女性執筆者，而且她所寫的多封信使國王開懷，不像其他信軟言軟語，了無生趣，只是財務總監誤將前信錯置，讓友情與愛情夾雜不清。」意即：不但國王與勒・德里耶還給了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清白，而且還率先贊賞了執筆者書信體的才氣[43]。為了十足掌控輿論，路易十四命令將所有查封書箋一律燒毀，這也是路易十四年老又病入膏肓時，用來處理許多私密性檔案的慣用方式。

三十五歲到三十八歲年間，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為了傅格司法審判事件，首次展現了她報導真實事件的才華：她完整、忠實、又緊湊的寫下審判紀實，屬於私人報導，寄給少數親近可信賴之友人，該專輯式手稿未曾保留，只有手抄本，而且一直等到十八世紀才公諸於世，足見極小圈收信者的誠信與謹慎。這段專輯式書信無疑奠定了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書信體傑出作者的美譽，成了司法事件紀實美好典範作品。傅格司法審判記錄，是由路易十四欽點兩位法務人員執筆，奧立維・德・歐梅松是其中之一，另一位為聖—艾連(Sainte-Hélène)。他們兩位原先都是色彩鮮明、厭惡傅格的法官。然而，當訴訟程序欲走越遠，奧立維・德・歐梅松越來越傾向為傅格開罪，甚至被人指責受了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影響而變節，

43 *Ibid*., p.228.

事實上，德・歐梅松體察到其中司法不公，因而改變立場，為要支持司法絕對要有正義，堅定反對傅格被判死刑。所帶出結果，就是被國王貶抑，完全失去宦途光明前景[44]。

1664年12月20日傅格被判刑後，德・歐梅松丟了官銜，然而，德・辜琅日家族與德・歐梅松家庭感情日益深篤。在他的《日知錄》(*Le Journal*)中，奧立維・德・歐梅松如此寫著：「1665年4月5日復活節，我們依照(逝世不久的)父親慣例招待全家人共享晚餐，與我們同桌的有德・辜琅日、桑潔、德・哈魯伊等先生(即菲力—以馬內利以及他的兩位妹夫)，還有德・塞維涅夫人母女，及德・辜琅日、桑潔小姐們。肉商帶給我小牛腰肉，照著他以前為我父親所預備的，以表感念之意，因為當年他們需要「在葛瑞甫河岸(le quai de Gêvres)建造時，我的父親曾經護衛了他們。」5月30日，德・歐梅松到了里維黎那裏「遇見德・辜琅日修院院長，還有德・塞維涅夫人，她的眼睛受了傷。」1666 年1月 6日他又寫著：「晚上，德・塞維涅夫人，德・辜琅日，桑潔，以及全家人，在家中吃晚餐。」瑪莉・德・辜琅日的女兒繼續在舅舅、姨媽、表兄弟、表姐妹中得到幫助和保護。在巴黎，家族聚集大多在 奧立維・勒飛福・德・歐梅松的宅第，在鄉下，大家會在德・辜琅日修院院長那裏聚首[45]。樂哉，義人居所中享受的美福與安恬！

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高盧人之情史》風波

羅傑・德・伯翕—哈布登(Roger de Bussy-Rabutin, 1618-1693)

44 Roger Duchêne, «Reporter au procès Foucquet»,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37.

45 Roger Duchêne, «Famille et familiers»,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p.242-243.

所著《高盧人之情史》(*Histoire amoureuse des Gaules*) 寫於五零年間，1665年經由非法管道出版，卻廣為流傳。路易十四聽說在此書中有「大不敬內容」，論及王室所有成員，非常不悅。1665年4月17日，未經任何審訊，即使德・伯翕-哈布登口頭上也沒肯承認有過失，國王就把此書作者打入巴士底監獄，讓他在牢中「堅守秘密」。他的法國輕騎部隊部隊長及法國國家學院院士的職位也一併被撤除。1666年5月13日，德・伯翕—哈布登因病被送至達蘭燮(Dalancé)住院就醫，短暫時間接受外科醫生治療。同年8月10日，德・伯翕-哈布登獲准返鄉，但不得復出任何社交場合，於是被迫長年居住在勃艮弟家鄉。十七年後，1682年4月9日，才獲得國王的解除放逐令。雖然路易十四再度允許他回朝，不過對他返朝之事冷漠以對，因此，德・伯翕-哈布登選擇了主動延長自我放逐，直到逝世。

原來具有貴胄身分的德・伯翕—哈布登，在他長年被放逐期間，逐漸自我轉型成為作家。為了與外界保持聯繫，他常寫信，也常收信，並將信做成許多複本，原稿從不保留。有一「單獨版本」攸關他與堂妹之間的魚雁往來，屬於「哈布登家族風」的書簡集精華版，只供特殊讀者閱讀[46]。

回歸到十七世紀的六零年代，剛剛經歷傅格國家財務總監事件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又疊上這一層堂兄被囚禁的風波，對王室而言，這對堂兄妹的特殊關係，絕對是對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形成減分因素，讓她更不容易晉身王室擔任女性貴族任何榮銜。

46 Roger Duchêne, «De l'épée à la plume», in *Chère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51.

三、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全國最美麗的女孩」的婚姻故事

路易十四生平只迎娶過一人為后：奧地利公主瑪莉—德瑞莎(Marie-Thérèse d'Autriche)，乃西班牙國王菲力四世首次婚娶法國公主伊麗莎白(Élisabeth de France)為后所生的獨生女，年齡與路易十四相同，都於1638年出生。路易十四的政治聯姻婚禮於1660年6月9日舉行，婚後只育有一子長大成人，王太子名為路易，被尊稱為「吾人之主」(Monseigneur)，生於1661年11月1日，以五十歲之英年，卒於1711年4月14日。王太子逝世之前早就有諺語如此傳誦：「國王之子，國王之父，國王無份」(Fils de roi, père de roi, jamais roi)[47]。

路易十四喜愛舞蹈，偏愛不借重舞蹈專家表演的舞蹈劇碼，好讓自己的舞技與專業舞者一較高下。這些安排別有用心，在舞蹈劇中，少年君王擔任明星主角，顯得威風凜凜。1653年「反王室動亂」既已平息，多齣舞蹈劇碼連番上陣，其中最特殊的一齣，名為「夜之皇家舞蹈」，(«Le Ballet royal de la Nuit»)，舞蹈劇中，路易十四以「太陽」裝扮出現舞台上，以此暗喻充分展現君臨天下的威儀。1670年，當路易十四活到三十二歲，玩夠了如此自娛娛人的宮廷遊戲，不再時興舞蹈劇碼中的角色扮演時，宮廷舞蹈就嘎然停止。在舞蹈劇尾聲響起之前，曾經走過一系列的節目，攸關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心肝寶貝女兒，直接影響她後來迅速成為德・格寧楊伯爵夫人。

德・塞維涅小姐的確貌美：金色秀髮，皮膚白皙亮麗像母

47 Voltaire, «Liste raisonnée des enfants de Louis XIV», in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op.cit*., p.1110.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親，鼻樑高挺像父親，加上眉目清秀，櫻桃小嘴，天生安靜惹人憐[48]。1663年1月20日，德・塞維涅小姐以十七歲之芳齡，首先受邀至王宮參與《藝術舞劇》(«Le Ballet des Arts»)之舞蹈，當時路易十四新婚僅僅兩年零四個月。美貌與氣質出眾的芙蘭絲瓦—瑪格麗特・德・塞維涅小姐，帶著古典的優雅，舞藝出色，因而屢次受邀到凡爾賽宮及王室至親成員筵會中[49]。根據《歷史之詩神》(*La Muse historique*)一系列報導所載，與芙蘭絲瓦—瑪格麗特同場舞蹈的四位舞者，都是麗質天生又地位顯赫的仕女，包括：與國王親兄弟德・奧爾良公爵(le duc d'Orléans)新婚的英國公主杭麗葉特(Henriette d'Angleterre)，還有數日後即將成為德・孟德斯邦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Montespan)的芙蘭絲瓦—雅蝶娜伊絲・德・羅石書瓦—默德馬小姐(Françoise- Athénaïs de Rochechouart-Mortemart)，又有即將成為路易十四情婦的德・拉・瓦黎耶爾小姐(Mlle de La Vallière)，再加上後來成為德・必梨薩克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Brissac)、既美麗又多情的德・聖—西蒙小姐(Mlle de Saint-Simon)。德・塞維涅小姐扮演眾多牧羊女中的一位，國王則是扮演眾多牧羊人中的一位，這個劇碼曾在嘉年華會中演出數次。羅雷(Loret)執筆時直稱德・塞維涅小姐為：「年輕少女，亮麗少女，神采飛揚之美女」。

1664年2月16日，德・塞維涅小姐再度於王宮參與《變裝之愛神》舞劇(«Le Ballet des Amours déguisés»)之舞蹈。她裝扮成「愛神

48 Jacqueline Duchêne, «La princesse», in *Françoise de Sévigné ou Le mal d'amour*, Paris, Fayard, 1985, p.18.

49 Roger Duchêne, «La plus jolie fille de Franc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272.

水仙」(«Amour en nymphe marine»)。擅長為演出寫詩句的邦斯拉德(Benserade)說：「如此角色，適合少女以及她的母親。」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女兒同時被讚美已經不是第一次，而且都被比喻成愛神維納斯。

1664年5月7日，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女兒一起受邀在凡爾賽宮觀賞「奇幻島之喜」(«Plaisirs de l'Ile enchantée») 節目演出。這場豪華慶典連續數日，由莫理哀策劃，十分精彩又壯觀。節目包括：騎兵隊勇奪項圈馬術表演，舞蹈劇、戲劇表演，煙火施放，還有其他創新節目。不過，情況未明之處夾雜其中：傅格國家財務總監的訴訟案正在進行；4月20日，豪華慶典前數日，德・歐梅松法官曾在他的《日知錄》(*Le Journal*)中記載著：有人責怪他太明顯受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影響而舉棋不定。

1665年1月31日，德・塞維涅小姐於王宮參與《維納斯愛神之誕生》(«La naissance de Vénus»)舞劇之舞蹈，它第一次上演時，傅格國家財務總監剛剛被判刑定讞、被驅逐、被監禁。2月中，這齣舞蹈劇碼繼續數度演出。德・塞維涅小姐的入場改為排在最後，旁邊有國王、德・聖—艾釀公爵(le duc de Saint-Aignan)、德・維勒瓦侯爵(le marquis de Villeroy)、英國公主杭麗葉特、德・緒黎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Sully)，德・維博萊伊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Vibraye)。德・塞維涅小姐扮演的角色是山神之女鷗默法拉(Omphale)。不過，這次羅雷在報導中完全不替她爭輝，只以三言兩語打發了事。邦斯拉德在他的小冊中提示了她較不受寵的關鍵點，就是她沒有感情。由於她母親的建議，美麗的德・塞維涅小姐表現了「不領情」的態度。也就是說她推卻了國王的近一步索求。

女兒的態度冷漠之外，還加上她的母親在新近發展中的傅格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訴訟案上所表現的態度，導致女兒被變動成為較不重要角色。尤其是國王對德・伯翕—哈布登所寫的《高盧人之情史》正在氣頭上，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又再一次受到池魚之殃，讓她無緣得到少年君王的青睞，進而晉身王室內圈生涯。1666年初《詩神之皇家舞劇》(«Le Ballet royal des Muses»)演出，縱然劇本中女性角色很多，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女兒卻不再被邀請參加[50]。後續三年的任何一次舞蹈劇碼也都不再有角色給她，對於「全國最美麗的女孩」而言，她在王室慶典中閃爍發光的機會，就此畫下了句點。

相較之下，曾經與德・塞維涅小姐一起舞蹈過的四位妙齡仕女，其中兩位先後得了國王的寵幸，在她們都樂意接受的情形之下，走過了不一樣的人生：第一位是德・瓦黎耶爾小姐，全名為露意絲—芙蘭絲瓦・德・拉・薄姆・勒・白蘭・德・瓦黎耶爾公爵夫人(Louise-Françoise de la Baume Le Blanc, duchesse de La Vallière)，生於1644年，卒於1710年，享年六十六歲。德・瓦黎耶爾小姐原先是宮廷伴婦，服侍英國公主杭麗葉特，意即路易十四親手足菲力・德・奧爾良公爵之妻。露意絲對年輕的路易十四國王有真感情，1664年的「奇幻島之喜」據聞是國王為了尊榮她而籌辦的大型慶典。為了她，國王建築了岱蒂斯水洞(la grotte de Téthys)，歌詠阿波羅太陽神的愛情。他們的姻緣讓德・瓦黎耶爾公爵夫人為路易十四生了四個孩子，兩人存活，被正式承認為合法子嗣：一為德・布洛瓦小姐(Mlle de Blois)，一為德・維芒多瓦伯爵(le comte de Vermandois)。在凡爾賽宮所有國王情婦之中，露意絲・德・瓦黎耶

50 Roger Duchêne, «Reporter au procès Foucquet»,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p.41-42.

爾公爵夫人應是最為令人疼惜的，她的人生是以勇敢情懷走完浪漫故事的完結篇：宮廷內爾虞我詐，規矩禮俗繁複，她的寵幸招惹忌妒，德・孟德斯邦侯爵夫人在國王心中地位扶搖直上時，使她深受委屈。三十歲時，德・瓦黎耶爾小姐請求國王允許她退隱，成為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修女，以「蒙憐恤之露意絲」為聖名，將餘生獻給嚴肅的隱修會[51]。

第二位妙齡仕女是原名芙蘭絲瓦—雅蝶娜伊絲・德・羅石書瓦—默德馬的德・孟德斯邦侯爵夫人，生於1641年，卒於1707年，享年六十六歲。德・孟德斯邦侯爵夫人系出顯赫名門，受過宗教教育，於1661年二十歲時進入宮廷，擔任王后貼身侍女，三年後，與德・孟德斯邦侯爵結婚。她出色的美貌很快吸引了路易十四的眼目，1667年開始一段長達十多年的婚外情，她與國王生了八位子女，其中六位都被承認為合法子嗣。路易十四的王后瑪莉—德瑞莎於1683年逝世，1686年1月，國王四十八歲時，秘密與五十二歲的德・曼特儂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結褵，成為路易十四「地下王后」的德・曼特儂夫人漸漸取代了德・孟德斯邦侯爵夫人的影響力。德・孟德斯邦侯爵夫人與路易十四情斷緣絕，是因為德・博冷維梨耶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 Brinvilliers)被逮捕，所引發的「毒藥事件」嚴重涉及德・孟德斯邦侯爵夫人言行。不過她於1691年方才離開凡爾賽王宮，到聖—多名尼哥街的聖—約瑟修院(le couvent Saint-Joseph)退隱[52]。

1665年被列為「無感」、「無背景」，來自「反王室」的家族

51 «Dictionnaire des artistes et des personnages», in *Splendeur de Versailles et de ses Jardins, op.cit*., p.119.

52 *Ibid*., pp.122-12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的德・塞維涅小姐，後來就沒有被繼續安排在皇家舞蹈角色中，唯有1668年7月18日，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女兒又一同受邀，在凡爾賽宮慶典中，與國王同桌共餐，但是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所不能忍受的謠言四起，她最為關心的，是女兒清白的好名聲。即使起初受過抬舉，頗受光榮，也曾沾沾自喜，現在卻是危機重重。「求仁得仁」，豈不更適合用來解釋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屬意女兒避開成為國王情婦的用心？若要讓謠言止息，最好的方法就是為女兒找到一個結婚的好對象，而且事不宜遲[53]。特別是當傅格被判終身監禁的司法不公事件才在德・塞維涅夫人心中澎湃洶湧，路易十四的獨斷與犀利威風，已在德・塞維涅家族造成震撼，此時此刻，身為母親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豈有可能將女兒如綿羊送入虎口般，又罔顧基督信仰及輿論對「國王情婦」角色的負面評價和壓力？

幾乎是在快速與私密情況之下，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單獨一人擔綱，經由可信任之友人積極磋商，在排除幾個追求者之後，於1668年10月6日選定法蘭斯瓦・德・格寧楊(François de Grignan)為合宜對象，由雙方家屬先擬定結婚契約計劃，並達成初步協議。1669年1月27日，雙方家屬再進行結婚契約簽屬，地點選在塞納河街(rue de la Seine)之德・拉・羅石傅柯府邸(l'hôtel de la Rochefoucauld)。1月29日，法蘭斯瓦・德・格寧楊與德・塞維涅小姐在巴黎聖—尼古拉之田野教堂(l'église Saint-Nicolas des Champs)結婚。婚禮之後，4月21日，德・塞維涅夫人連同女婿及女兒在巴黎多里尼街(rue de Thorigny)租下一座寬敞宅第，租約為期三年。

53 Roger Duchêne, «Le plus beau pucelage du monde»,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p.57-58.

正當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緊鑼密鼓為心愛女兒籌辦婚事的當下，二十一歲的兒子查理・德・塞維涅(Charles de Sévigné)意識到他需要立足於貴胄社會，決定於1668年 8月22日前往克里特島參與對抗土耳其的甘迪(Candie)戰役，出發前已先備委授權狀，代表他同意在姊姊的結婚契約上簽屬。1668年9月25日，法王所支持的三艘法國軍艦由拉・弗伊亞(La Feuillade)領軍，從杜隆港(Toulon)出發，11月1日，這隻小規模軍艦隊沿地中海航行到達戰場，16日發動全面出擊，但是意大利軍艦拒絕加入行動。根據1670年岱羅斯(des Roches)在《軍事行動報》所作的報導，土耳其方面共有八百人被殺，四百人受傷，法國方面有七十五人被殺，七十人受傷。這場保護法國榮譽的海上長征，由於拉・弗伊亞一直無法與意大利方面達成共識，他把部下撤回城裏，然後決定班師回國，所幸經過六個月的戰事，查理安然無恙。不過，當1669年3月6日，法國軍隊回到杜隆港時，軍力所剩不到一半。此次遠征戰役無功而返，雖然法軍得到新的支援，由德・博弗公爵(le duc de Beaufort)領軍再度出征，甘迪依舊於 9月投降了土耳其[54]。查理回國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在兒子的要求之下，花費75,000里弗，為他買得王太子衛隊前導官之職位，使他擁有一席之軍旅地位。

另有兩件憾事接連發生：1669年11月4日，首次懷孕的德・格寧楊夫人在里維黎(Livry)修院小產，11月29日，新婚夫婿得到路易十四任命他為普羅旺斯欽命攝政官(le lieutenant général pour le Roi au gouvernement de Provence)，必須盡快南下履新。這道王命瞬間

54 Roger Duchêne, «Le dessous des cartes»,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306.

來臨，完全翻轉了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眼前的計劃與後續人生。藉由女兒婚嫁、兒子參戰，女婿南調外省，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已正式由「巴黎貴婦」時期轉入「兒女慈母」時期，她與她的家族勢必也要迎向全盛時期太陽王執政的威力，與之交鋒將更為緊密。

四、全國通信網絡之建立

在網路資訊流動極為快速與豐富的二十一世紀，我們很難想像十七世紀書信往返的困難與重要性。1668年12月24日，法蘭斯瓦—密歇爾・勒・德里耶・德・盧瓦侯爵(François Michel Le Tellier, marquis de Louvois, 1641-1691) 被路易十四任命擔任全國郵政總監，這是他已經運做了十年的業務，他不但做了行政上的重整，還讓這個由國家經營的郵遞業務脫離過往苟延殘喘、一片混亂的情形。普羅旺斯與巴黎之間的郵遞馬車路線格外需要快速且通暢，因為它們載送一箱箱給路易十四國王的初熟蔬果。1669年2月15日由德・盧瓦侯爵發出的公文中，提醒由巴黎通到里昂的郵遞站各站長們：「為了國王的餐桌」，要格外注意新鮮蔬果的運送，諸如小柑橘或是新鮮採收的豆子等[55]。

奇妙的巧合是：如此的郵遞變革正好在芙蘭絲瓦-瑪格麗特結婚前一個月發生。十一個月後，德・格寧楊伯爵被派到普羅旺斯，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正是需要排表運作按照既定日期、穩定又可靠的郵遞服務，幸虧有了它，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和德・格寧楊伯爵夫人才能定期收發信息。

她們母女二人相約每次依郵遞日期寄出信件，一旦斷了訊，侯

55 Roger Duchêne, « Ecriture et lecture», in *ibid*., p.332.

爵夫人就會朝最糟糕的情形揣想：若不是伯爵夫人失信於她，不再如約定那樣關愛她，就是女兒病倒了，沒法子寫信了。當她收不到女兒信息，心急如焚，越想越痛苦時，惟一想不到的，就是或許只是郵遞送件方面有了差池。

從巴黎到連恩城，總共有三十五座郵政驛站，從巴黎到艾克斯城八十八座，設在沿途一百五十二哩路上，差不多等於每站間隔七公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稱呼驛站信差為「老實的好人」(les honnêtes gens)，直稱他們太好心，又說郵遞發明是最美好的一件事[56]！有公文命令各個城門不論何時都要立刻為他們打開，半夜也不例外，沒有這樣的制度，驛站信差就不會馬不停蹄的在全國奔跑。沒有他們的忠心服務，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和德・格寧楊伯爵夫人絕無可能相隔法國南北兩地，還能彼此魚雁往返。從1671年2月開始，只要是她們母女不在同一地點相聚，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生活律動就是配合著信件送出的日期，而且更重要的，侯爵夫人是按照收到女兒信件的日子來活著。每週收信與等待信件的喜怒哀樂，都會直接波及周遭人的心情。

五、情深母女與鶼鰈之愛

自從女兒結婚之後，所有當代記載貴婦活動的文本都不再提及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她真正成了具有隱私權利的人，她的生活也逐日更貼近她的內心世界，回應著她的心靈狀態[57]。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與女婿的關係也頗耐人尋味。女婿因為職務關係，提早離開

56 *Ibid*., p.330.

57 *Ibid*., p.319.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岳母大人的家。根據貝杭版本所保留的九封由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致女婿信，可解讀到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的用心。信日期由1670年6月25日到1671年1月16日：執筆者語中帶著多情式的諂媚，通常是在公開信函中格外要求私人恩惠時，才會運用的書寫口吻[58]，屬於岳母著力討好女婿又格外強調女兒好品德的綜合心態[59]。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注意到女兒寫很多信給女婿，新婚的德・格寧楊伯爵夫人很用心不讓外人左右她的隱私生活，因為她心中愛著丈夫，為了免去閒言閒語，德・格寧楊伯爵夫人索性把自己關在房內，足不出戶。其實，自從1669年女兒新婚那年開始，母女之間已經各在心中暗藏疙瘩，肇始原因是做母親的，喜歡大辣辣的、不斷的公然提供關懷，而女兒比較認為那些關照該屬於私密部份。德・格寧楊伯爵夫人很難忍受她是母親唯一的至愛，她已經將心思意念轉向了前方，那有著她丈夫所在的地方，即使有孕在身，也念念不忘要南下與丈夫相聚，為了何時起程，與母親也發生了口角。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感受到女兒的心已遠走高飛，使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略為更了解何謂「因愛至深而受苦」，也「愛到至深無怨尤」的滋味，這已經不再是上流社會圈中隨時可以掛在臉上的笑顏[60]。

1671年2月4日，女兒第一次出發南下普羅旺斯的當天，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望了彌撒後，前往聖—雅各郊區聖母訪親女修會

58 Roger Duchêne, «Sur un double registre»,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70.

59 Roger Duchêne, «Le sursis»,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p.313.

60 *Ibid*., p.318.

(le couvent de la Visitation du faubourg Saint-Jacques)，在那裏，她「不斷的啜泣」一直到晚上五點。之後，因為缺少一人回家的勇氣，她逕自走向德・拉・法葉伯爵夫人所住的富傑哈街(rue de Vaugirard)，密友相見，又重新啟動她的悲傷和心酸，痛苦到無法自已。當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返回多里尼街自宅時，已經是晚上八點。拾級而上，到了二樓，見到敞開的門，屋內已無家具的凌亂景象，她又再度悲從中來。女兒結婚後體諒母親情感的特殊需要，不捨得立刻隨著丈夫南下普羅旺斯履新，母親也一直以就近照顧懷孕後又不幸小產的女兒為由，不肯立刻接受小輩夫婦團圓為第一優先的必要性，而女兒婚後心中對人生的唯一憧憬，就是全心全意愛著她的丈夫，隨時陪伴丈夫，成為普羅旺斯欽命攝政官的最好支柱。在這種情況之下，母女長時間同住的確不簡單不過，對德・塞維涅侯爵夫人而言，與心愛的女兒分離更是痛苦難當。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已經明智的成全了女兒的婚姻，帶給女兒的夫婿：德・格寧楊伯爵，是一位愛她女兒，也被女兒終生所愛的丈夫。然而，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個性中強烈的掌控欲望，希望她是獨一無二的被愛者，如此的需求，使女兒和她之間產生了許多次因優先愛慕對象的不同，造成互相拉扯糾纏的情結，使彼此相愛的母女，雙方都痛苦不堪。

二十五年間，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經歷了至少五次與女兒生離猶如死別的痛苦。孰不知如此椎心之痛，有助於孕育書信體傑出女作家的誕生，是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始料所未及的[61]。女兒畢竟

61 Roger Duchêne, «Naissances»,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8.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是離開她了。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所寫的第一封信，是給女婿的。基於情緒障礙，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無法直接向女兒傾訴她心中的痛，她寫下的第一封「致愛女情書」，不是寫給離她遠去的可人兒，而是寫著可人兒已離她而去的憂傷[62]。因為母親的憂傷，女兒有著深深的愧疚感，才要離開母親，女兒就已經提到她要悔改，要求原諒，似乎像個腳上拖鏈球走路的嫌犯[63]。

1677年至1679年間，也就是第四次與第五次的母女離合階段，母女二人經歷了最嚴重的「離是苦、合是難」悲劇。她們之間因為關心對方健康的相左意見達到了頂峰，齟齬不斷，幾乎讓她們母女之間義盡緣絕。然而，一旦被女婿及其他親近友人勸阻，要求母女彼此分開，緊張情勢得以趨緩，再仔細回想，母女二人都發現她們的情感是一致要為對方好，她們之間沒有任何人漠視對方的痛苦，而且，如果她們不是彼此相愛極深，也不會發生如此激烈衝突。於是她們決定不再使用互相撕裂對方情感的口頭表達，而是更加善用溫和柔情的信書寫，結果相當成功，因為情感細膩、內斂、怕羞又多愁善感的德・格寧楊伯爵夫人，格外需要被亮麗的母親肯定、被她安慰和鼓勵[64]。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於1680年春天，如此讚美、肯定了女兒:「她盡心盡意的尊重丈夫，體貼丈夫的感受，順從丈夫的欲望和意願，她為丈夫看守一切環境，在一切環境中只看見丈夫。」她所在

62 Roger Duchêne, «Sur un double registre», in *ibid*., p.80.

63 Jacqueline Duchêne, «Je crains qu'elle ne m'échappe», in *Françoise de Grignan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138.

64 Roger, Duchêne, «La modification»,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478.

意的，不是社會地位，甚至也不在於婚姻聖禮的要求，而是願意為了丈夫全然把自己獻上[65]。

「自然」才能表露真情，「真情流露」也必定帶出自然書寫，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寫的「致愛女情書」與當時流行的潮流是兩相吻合的，她是個中老手，所以她完全知道，虛假的愛越說只會越複雜，越要翻找越找不著，而真情流露則是發自一個源源不絕的泉源[66]。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是幸運的，首先因為女兒真心愛她，其次因為女兒具有高超生命品質，感受得到母親的愛，也會表達女兒的心。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教養幼年女兒時，也是基於對話式及閱讀式自主學習，在加上後來成為修院院長的德・拉・慕斯神父(l'abbé de La Mousse)當年做她的家庭教師，領她進入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哲學，芙蘭絲瓦—瑪格麗特的養成教育與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很相似，女兒懂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讀當下出版的小說和詩歌，所接受的，是現代化的文化[67]，諸多的好因素，讓德・格寧楊伯爵夫人「優雅不凡」的情感，得以順利的藉由「優雅不凡」的信內容來傳達[68]。

五十四歲的侯爵夫人經過了歷練，母女的相處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關鍵時期，首先是源自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心思意念的轉變。在母女再度重逢前五個月，也就是1680年7月，德・塞維涅侯爵夫

65 Jacqueline Duchêne, «L'épingle», in *Françoise de Grignan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169.

66 Roger Duchêne, «Sur un double registre»,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p.94-95.

67 Roger Duchêne, «Mère et fill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261.

68 Roger Duchêne, «Sur un double registre», in *Naissance d'un écrivain: Madame de Sévigné, op.cit*., p.96.

人已經不再計較女兒是否對她真心，她也明白了一件事：德・格寧楊伯爵夫人之所以不表達柔情，不見得是她不愛母親，而是她天生個性含蓄，而「含蓄」也不代表愛母親的意志不夠堅定。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終於診斷對了德・格寧楊伯爵夫人不流露自己情感的原因，那就是「壓抑」。「壓抑情感」不等於「冷漠」或「無情」，因此，若要讓女兒不繼續壓抑情感，她自己首先要節制，不要過多苛求[69]。

再者，侯爵夫人也意識到了女兒需要安全感，因為侯爵夫人已經信得過她所愛的女兒對她很有感情，反而不再會不斷要求被愛的證據，女兒因而更容易付出真情，因為她不會感覺是被強逼。侯爵夫人試著學女婿的作風，凡事優先顧念女兒的敏感個性，侯爵夫人不見得每次都作得到，或作得好，至少她是朝著這方向調整，有時後效果也真不錯。

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原因，是1680年侯爵夫人在岩石城堡獨處時，藉由閱讀書籍，經歷了信仰上的蛻變，讓她由傳統的天主教信仰轉向楊森教義(le jansénisme)，從而生命煥然一新。新教義的核心價值告訴侯爵夫人：她的情感要有節制，正如她所用的字眼，要給她的激情「行割禮」，要對付她的「自我中心」，愛女兒是要為「她的好處」，而不是為了滿足「我要被愛」的需求。六十二歲的侯爵夫人更深意識到了自己在這方面的缺失：「為了我如此多的軟弱，我向主祈求赦免，理當如此。」(1688年10月18日信) 現在，她深深相信一切事都在上主手中，就算是無法全然交託，至少在「老我」和「新我」之間有了一個會煞得住激動，會重塑過份要求的空

69 Roger Duchêne, «La modification»,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482.

間距離，楊森教義帶出的信仰，幫助母親更能了解女兒，讓侯爵夫人變得情緒上更會自我節制，在表達情緒時更中庸合理。這樣的改變讓女兒接受母親關愛時，不覺得被干擾而心中不悅。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終於能夠接受除她以外，女兒另有所愛：「妳愛慕德・格寧楊先生，實際上，他也配得。妳喜愛取悅於他，我甚至常常發現：他在遠方，妳會惶惶不安。他的禮貌和溫文更觸動妳，想像中，他沒有任何行為不熨貼妳心，即便他帶妳遠渡重洋到印度也行。他永遠把妳當作戀人，因此妳永遠順服於他。如何帶領妳嬌弱的心是一種藝術，也只有他找到了門徑。他用誠實帶領妳滿足他的心，取悅於他是妳行止的目的[70]。」

這一對不平凡的母女，由於生命中產生了奇妙的質變，1680年12月開始，直到1688年10月，她們共同居住在巴黎卡爾納瓦雷府邸(l'hôtel de Carnavalet)的時間內充滿了幸福。德・塞維涅侯爵夫人非常享受這段與女兒同住的時光。烏雲已消逝，侯爵夫人完全有把握與女兒之間的誤會已經成了過往雲煙，她喜孜孜的生活在幸福的府邸中，母女靈犀相通，情感交融。這是一路走來，最甜蜜的時段，完全與之前共住的負面經驗迴別[71]。

六、普羅旺斯之花

「別再有孕事了，我親愛的格寧楊，憐憫你可愛的妻子，就像好土需要休耕那樣讓她休息吧[72]。」鍾愛丈夫的德・格寧楊伯爵

70 Jacqueline Duchêne, «Vous aimez M. de Grignan», in *Françoise de Grignan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162.

71 Roger Duchêne, «la modification»,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480.

72 Jacqueline Duchêne, «Le sixième de ce mois», in *Françoise de Grignan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45.

夫人婚後七年之內，共有六次懷孕生產的記錄，可惜只有二女一男被順利養活帶大，其中三次失敗的孕育，先有一男嬰早產不保(1669年11月4日)，一男嬰死產(1673年3月27日)，後又有另一男嬰出生(1676年2月9日)並領洗，一歲四個月不幸夭折，不可謂不悽慘的孕育經驗。依照當時醫學條件，產婦難產及胎幼兒死亡率很高，然而，即使女兒孕事讓母親憂心忡忡，由於三十七歲再娶的法蘭斯瓦，身為德・格寧楊同輩家族長子，已有過兩次短暫婚姻，第一任妻子育有二女後早逝，第二任妻子逝世在先，所生的獨子夭折在後，二十三歲進入婚姻的德・格寧楊伯爵夫人一心視生育男性子嗣為己任，她這點婚姻生活態度，與母親決然不同。除了生養兒女的重責大任，德・格寧楊伯爵夫人最想忠心扮演的角色，就是作普羅旺斯欽命攝政官夫人。天生害羞、社交興趣遠遠不如她母親的芙蘭絲瓦—瑪格麗特依然做了相當亮眼的呈現。

德・格寧楊伯爵夫人長得標緻，人又聰明，在普羅旺斯一舉成名。有如此嬌妻美眷陪在身旁，德・格寧楊伯爵樂不可支。年輕的妻子，完全沒有照她天生本性放鬆自己，讓自己慵慵懶懶，反而卯足了勁，為了德・格寧楊伯爵夫婦雙雙的榮譽，盡心盡力的扮演她在普羅旺斯該有的合宜角色。芙蘭絲瓦—瑪格麗特所要的，就是替夫婿分勞解憂，為此，她「總在眺望情勢」，總是在忙碌[73]。「完美無瑕」的字眼常常不斷的被人用來稱許伯爵夫人公開場合的種種表現[74]。

1672年11月5日，芙蘭絲瓦—瑪格麗特有機會迎接共同前來參訪蒙伯利耶(Montpellier)的母親。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到此一遊，

73 Jacqueline Duchêne, «Des merveilles en Provence», in *ibid*., p.41.

74 *Ibid*., p.36.

具體發現女兒當攝政官夫人的稱職表現：當她在蒙伯利耶走動時，「整城的人都跟著她跑」，她的女婿不斷被尊榮：馬賽對他歡聲雷動，致送他城市見面禮，一群騎兵隊前來向代表國王的攝政官致敬。次日人們為他舉辦了一場小提琴演奏會，加上一場「有趣的面具表演」。第三日，德・塞維涅侯爵夫人陪同伯爵夫婦參觀勞役營出操，又參觀軍火廠(l'Arsenal)。倍受禮遇的女兒使母親感到與有榮焉，「公主」在此王國中歡喜的綻放光彩，表現親民作風[75]。母親被尊榮了，女兒也更容易向母親表達溫馨柔情。同年，一位來自布爾塔尼的友人德・沙琪(Des Chapelles)表示，他曾在一「重要群體中」親耳聽聞大家對德・格寧楊伯爵夫人的讚美，說她如何有智慧，既是美貌又有見識，把她捧上了天。這一切都尊榮了引導她進入笛卡爾哲學的優秀家庭教師，德・拉・慕斯修院院長[76]。

芙蘭絲瓦—瑪格麗特一生持守堅定信仰，與「聖母訪親女修會」關係密切，謹守院規精神，言行幾乎上達曾祖母創始院長之風範。就像侯爵夫人在六零年代經歷了重大人生歷練，芙蘭絲瓦—瑪格麗特也連續在七零、八零年代經歷了不一樣的生命淘洗，直到生命終點站，靈命歷練越顯得純淨、晶瑩。

1675年伯爵夫人處理了一件棘手的家務事。德・格寧楊伯爵是好爸爸，不過，他從未按他於1666年第一次婚約所立下的協議規定，每年定期給首次婚生一對女兒6,045里弗贍養費，是屬於失恃女兒們該有的權益，等到她們成年，就有權擁有生母嫁妝的餘數。負責關照她們的「財務監護人」(le tuteur onéraire)約翰・修斌先生

75 Jacqueline Duchêne, «Ramenez la belle!», in *ibid*., p.53.

76 Jacqueline Duchêne, «Des merveilles en Provence», in *ibid*., p.37.

(M. Jean Chupin)為此向德・格寧楊伯爵屢次發出存證信函，把事情導向由法庭出面追討欠額。現在，修斌要求伯爵依法庭裁決付出利息，而且確保本金不被挪用。加上依據首次結婚契約之一條文，德・格寧楊伯爵曾以首任妻子為擔保，進行了一筆金額148,150里弗的貸款。依據女兒們的舅舅監護人德・蒙多西耶公爵(le duc de Montausier)之意見：一旦債權人找上門，「如此串聯的債務讓受益人經常擔心，尚未成年的她們優先應該享有的流動資金，有可能被扣押或被轉出。」為了解除如此疑慮，她們的父親應當給予「付款切結書」，是伯爵前妻安潔莉克—克萊雅・德・安傑尼(Angélique-Claire d'Angennes)生前和他本人齊心等待的債額。

德・蒙多西耶公爵要求德・格寧楊伯爵承認這筆帳，而且在返回普羅旺斯之前，保證付出這些債款。德・蒙多西耶公爵又進一步要求結清那筆以首任妻子作擔保的高額貸款，該貸款曾以芙蘭絲瓦—瑪格麗特為債務負責人，用她的嫁妝償還了部分。面對如此龐大要求，德・格寧楊伯爵別無他法，只有賣掉攝政官一職，將賣官所得金額來償還積欠在兩個女兒身上的債務[77]。

將伯爵的官位賣出，取消他在普羅旺斯省的高社會地位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伯爵夫人知道這點，也絕無可能接受。她必須為丈夫解圍：1675年5月23日，因為她用過她的嫁妝付出頭期債款，身為優先債權人，她的立場非常困難。結果，她放棄了向兩位少女提出債權人任何要求的權利。更甚者，她為少女們母親以嫁妝做擔保的貸款作出解除動作，與伯爵共同承擔償還所借貸款餘額的責任，該貸款之債權人就不會因為伯爵無力承擔，轉而向二位未成年

77 Jacqueline Duchêne, «Une héroïque signature», in *ibid*., p.68.

少女追討。伯爵夫人進一步更以自己的財產做擔保，為要還清貸款本金及利息全額。總之，伯爵夫人完全挑起伯爵首次婚約中被綁住的債務，相對的，她接受由德・蒙多西耶及修斌所提供、被認為是不等質的抵押品。豈有任何舉動，比這樣勇敢的作為，更能證明他對丈夫的支持，以及對德・格寧楊家族的連結與認同[78]？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得知女兒做出如此英勇的簽屬動作，六個月後，當女兒尋求母親的看法時，她說：「如此漂亮的決定完全取決妳一個人，這樣豈不是更令人高興？如果妳沒有簽署，妳的作法跟常人無異；妳簽署了，妳的作法超越了所有的人[79]。」伯爵夫人用如此無私的慷慨與負責任，來證明落在財務困境中的伯爵是她所愛的，在伯爵夫人的價值觀中，貴胄家族的光榮勝過有資產者的精神。然而，要實行如此勇敢的決定，要一路走得下去，並非毫無困難，個中的愁勞，不僅要用來應付過去積累的重擔，還要面對巨變中、不確定的未來[80]。

若深探伯爵夫人的內心世界，她五歲失怙，從小缺少父愛，母親又善掌控，天生體質嬌弱的她得以被保護，在於她感受得到伯爵丈夫的誠信，也基於伯爵丈夫對她充分的尊重，讓她得著長大成熟者內心的自由。因此，遠離母親的激情，靠近丈夫的安穩，她就不會心神不寧，這也足以說明伯爵夫人與她的丈夫關係十分緊密的原因。1680年，普羅旺斯的上流社會圈中，有位名為瑪莉—夏洛蒂・德・區沛德夫人(Marie-Charlotte d'Oppède)的女性友人，帶給

78 *Ibid*.

79 Roger Duchêne, «Entr'act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382

80 Jacqueline Duchêne, «Une héroïque signature », *Françoise de Sévigné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69.

四十八歲的德・格寧楊伯爵「微醺」的醉意，多嘴的女家僕，卻是明眼的伊麗莎白・德・蒙國貝(Élisabeth de Montgobert)如此說：「伯爵有了新歡卻不相信」，[81]「伯爵夫人心生忌妒卻不自知」。直到1690年，德・區沛德夫人一直都算是德・格寧楊伯爵夫婦小內圈的友人。關於這件「紅粉佳人」事件，因為德・格寧楊伯爵夫人持守傳統美德，她採取冷靜處理，忌妒則是難免，因為她的心永遠熱愛著德・格寧楊伯爵，一直走到生命的終站，德・格寧楊伯爵夫人都與伯爵丈夫的榮辱緊緊相連。

德・格寧楊伯爵夫人的行誼對晚輩有絕對影響：1686年7月31日，伯爵第一次婚生長女露意絲—凱瑟琳(Louise-Catherine)，在成為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修女前，正式宣布放棄父親依法須給她的一切繼承金額，雖然因為體弱必須退出該修院，1686年9月3日仍重申不改初衷，放棄一切繼承權益，伯爵則以1200里弗年金照顧長女生活所需，伯爵經濟壓力因此得以舒緩[82]。德・格寧楊伯爵夫人親生長女瑪莉—白蘭(Marie-Blanche)從小常被母親帶到艾克斯城聖母訪親女修院避靜，耳濡目染該修院的優質生活，獨立自主性強的她，於1688年2月，以十八歲的芳齡，加入該院成為修女，後來成為該修女院院長。次女寶琳(Pauline)也曾經考慮成為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修女，只是倍受母親及外祖母疼惜的她，個性明顯不適合嚴肅隱修生活，後來有了美滿婚姻對象，成為德・希密安侯爵夫人，而且主導《德・塞維涅夫人書簡集》出版，讓疼愛她至極的外祖母成了著名的書信體作家。

---

81 Jacqueline Duchêne, «Vous aimez M. de Grignan», in *ibid*., p.163.

82 Roger Duchêne, «La modification»,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486.

路易—普羅旺斯與寶琳兄妹成長過程中，與德・格寧楊伯爵夫人互動模式迥異。寶琳少女很像年幼時的伯爵夫人，孺慕之心溢於言表。1680年10月，六歲的寶琳面對母親需要與她短暫分離時，她所想到的妙招，就是把她的裙襬與母親的縫合在一起……寶琳細膩的情感，完美的填補了哥哥路易—普羅旺斯相對的「絕情」。所幸伯爵夫人親身經歷過掌控型母愛之苦，格外尊重寶琳女兒的人格特質，讓成長的少女自由意志與戀母情結平衡發展，而且無損寶貴親情之水乳交融[83]。

至於德・格寧楊伯爵夫人，乃是被羅馬教皇封為聖女的創始院長之曾孫女，她一生不但與艾克斯城聖母訪親女修院關係匪淺，而且品德才華出眾，伯爵夫人生前曾親自向諾佳蕊修院女院長(la mère Nogaret)口述許多個人信仰見證，讓院長有機會著作專書，該書跳脫了刻板的宗教言辭或誇大的道德頌揚，為《她的一生》(*Une vie*)留下美好的勵志文本，成了享有該修女院為女信徒撰寫生平行誼的獨一無二人選[84]。

七、鍍過金的流放

布爾塔尼的德・塞維涅家族與普羅旺斯的德・格寧楊家族同樣屬於法國古老貴胄，然而，這兩大家族的際遇，在路易十四時代，同樣都是黯淡無光。1673年3月7日，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以波畢依(Broubilly)采邑收入作擔保，向吉・日黎先生(Guy Joly)，勃艮弟議會主席(le président au parlement de Bourgogne)融資6,000里弗，為要

83 Jacqueline Duchêne, «Malgré tant d'orages et tant de naufrages», in *Françoise de Grignan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252.

84 Jacqueline Duchêne, «L'épingle», in *ibid*., p.169.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讓「即將赴戰場的德・塞維涅侯爵更新他的打仗配備」。於是，查理・德・塞維涅侯爵可以風風光光的赴戰場，執行王太子衛隊前導官的職務。然而，他的運氣欠佳。自1673年6月13日至30日所進行的瑪斯垂克之役(le siège de Maestricht)，是由國王親自贏取這場光榮戰役，在王太子軍團中的查理，被編屬於德・杜倫軍團，他們「朝向安德納(Andernach)，滯留在很恐怖的地方」(參見1673年8月25日信)，在德國的查理，只有沒沒無聞的份，銀子花得再多，也不保證能得到光榮[85]。

查理於1668年8月至1669年3月，曾經參加甘迪海上遠征戰役，無功而返後，德・塞維涅夫人為了兒子買下王太子衛隊前導官的職務。當時，德・塞維涅夫人並非甘心樂意如此做，而是出於周遭人情壓力：德・塞維涅夫人一方面覺得這職位索價高達75,000里弗並不合理，而且職位本身前景並不看好，然而，其他人則是相信王太子衛隊軍團剛剛成立，模式仿造「了不起的」國王御用衛隊軍團，應該容易得到國王的恩寵，晉升也會較為快速。然而事實卻完全與願相違：查理長年被滯留在王太子衛隊前導官(le guidon)的低位階，1677年成為掌旗官(l'enseigne)時須加碼11,000里弗，同年3月，查理參加瓦倫席安戰役(le siège de Valenciennes)腳踝受傷，而被擢升為少尉(le sous-lieutenant)，但是為此職位又需加碼36,000里弗，光榮的前瞻美夢並沒有成就，即使每次出征都表現英勇，查理被滯留在王太子衛隊軍團裏，擢升步調緩慢，並且不斷被要求加碼買官。心灰意冷的查理，希望儘早賣掉王太子衛隊軍團的官銜[86]。雖

85 Roger Duchêne, «Retrouvailles en Provence»,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367.

86 Roger Duchêne, «Mère et fils», in *ibid*., p.449.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然二度與母親意見相左而鬧得很不愉快，查理還是在1683年將這官銜累進買入全額以減價三分之一方式賣出，退隱至岩石城堡。

至於1669年11月29日被國王任命為普羅旺斯欽命攝政官的德・格寧楊伯爵，得到國王賞賜給他的官餉是一年3,000里弗的微薄待遇。伯爵任勞任怨，對國王沒有二心。德・格寧楊伯爵夫人認定自己既然是欽命攝政官夫人，必然有許多實務要執行，她堅定要留守在伯爵丈夫左右。再者，普羅旺斯之德・弗賓(de Forbin)大家族所集結的地方勢力，執意要與代表中央的德・格寧楊作梗。1671年只是攸關交際應酬的功夫，如今轉變成代表中央的攝政官與地方群雄勢力正式短兵交接，一連串的考驗都需要伯爵卯足全力，克盡其功，伯爵夫人則是隨侍左右，全力支持。1673年 11月18日，伯爵得到王命，正在巴黎的普羅旺斯攝政官，必須急忙回到崗位，伯爵夫人也急速離開母親，由巴黎回到普羅旺斯，由伯爵獨自集結一千三百四十名地方軍隊及家鄉勇士，領軍奮力攻佔奧蘭桔堡壘(le siège d'Orange)，並且得勝。德・格寧楊伯爵還要主導攸關聯合議會之一位行政官(un consul)以及一位居民理事代表(un syndic)順利被選出，選舉事務依照傳統在11月30日聖・安德烈主保日進行，角力工夫自然不言而喻。

撰寫《路易十四之世紀》的伏爾泰說：「我的論述主要在於描述王室這些戰爭變化的特色，將許許多多細碎的事實撇棄，單單為要凸顯重大事實，而且，若有可能，凸顯引導這些巨大變化之人物思想。」關於路易十四親領王室精英大軍，於1672發動「荷蘭之役」而凱旋回國之事，伏爾泰如此分析：「法國國王的榮耀已經到達頂峰，他的將軍們都成了大名鼎鼎的武將，讓人們深刻敬畏。他的部長們都被認為遠比其他君王的策士們高明，都是一些

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智慧人士。路易十四儼然成了歐洲唯一的君王。事實上，雷歐波德神聖羅馬帝國皇帝(l'empereur Léopold)尚未現身在軍旅，西班牙國王查理二世—菲力四世之子—還是個孩童。英國國王只一味在享樂。」伏爾泰又說：「路易十四於五月入侵荷蘭。七月，歐洲已經開始暗中商議與他勢不兩立。弗朗德爾(la Flandre)總督蒙特瑞里(Monterery)秘密將一些軍團讓渡給「各省聯合國」(Provinces-Unies)聲援他們。雷歐波德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智囊團也派遣蒙特居居里(Montecuculli)統領兩萬人馬。布蘭德堡(Brandebourg)選帝侯清點了自己兩萬五千名軍兵，開始要出征[87]。」危機四伏的戰事被路易十四輕輕忽忽的做了個人獨享榮耀的了結。

1672年7月，「國王離開了他的軍隊，認定沒有任何仗要在淹水的國家中進行了。路易十四得意洋洋，因為兩個月內取下如此多的城市，但是要保留住已經攻佔的省份則是難上加難，仲夏時，他回到了聖—日耳曼，讓德・杜倫和德・盧森堡繼續作戰。路易十四要穩坐光榮寶座，但是光榮的取得必須付上繼續不斷耕耘的代價，他不肯如此付代價，既得的光榮就失去了。就在他為勝利沾沾自喜，人們為他的戰功立碑時，所有歐洲的群雄都積極想要使他嚐到失敗的滋味[88]。」1675年，德・杜倫在疆場殉職，法國損失了一名重量級大將。

路易十四好大喜功的作風，延展到他對待外省臣民的政策。

87 Voltaire, «Chapitre X, Travaux et magnificence de Louis XIV. Aventure singulière en Portugal. Casimir en France. Secours en Candie. Conquête de la Hollande», in *Le Sièlce de Louis XIV, op.cit*., p.722.

88 *Ibid*.

德・格寧楊伯爵身為欽命攝政官，每年要赴蘭貝斯克(Lambesc)主持普羅旺斯聯合議會，主要工作是在該年年底前讓議會投票通過國王向普羅旺斯省所要求的高額國庫稅收，稅收預算逐年只增不減，例如：1672年，由於普羅旺斯聯合議會抵制，國王勉強接受450,000里弗的稅金，1676年，國王決定要向普羅旺斯聯合議會課徵的稅金總額，由原先既定的500,000里弗遽增為800,000里弗。當伯爵無力讓聯合議會順利表決通過時，就有勞伯爵夫人暗中協商以達成目標[89]，當情勢不佳時，伯爵必須恩威並施，伯爵夫人則加強私下尋求人面支持。

德・格寧楊伯爵的威信建立不易，馬賽城的主教，領頭代表德・弗賓大家族地方勢力從中作梗，覬覦德・格寧楊伯爵向王室要求的小恩小惠，令德・塞維涅侯爵夫人氣結！德・弗賓杯葛王室撥款支助普羅旺斯自衛隊的小額津貼，還得有勞德・格寧楊伯爵親自赴巴黎王室說明原委，總算有了解套，王室將馬賽城的主教外派到波蘭擔任大使。杜隆城主教的反對也沒有奏效，德・格寧楊伯爵才終究贏得議會大多數支持。

1688年10月，路易十四下令將艾維儂城從真福教宗諾森十一世(Innocent XI)手中取下，為了要懲治教皇不當參與反對路易十四而在德國成軍的歐洲聯盟(la Ligue d'Augsbourg)，又因為教皇逕自取消派至羅馬的法國大使的豁免權。王軍在路易十四命令下佔領艾維儂城後，國王屬意派遣德・格寧楊伯爵前往該城擔任總督，並答應給他年功俸20,000里弗。擔任艾維儂城總督一事，對德・格寧楊家

89 Roger Duchêne, «Cures et déménagements»,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401.

族而言，是財務狀況絕地反攻的好機會，或許也可能給獨子路易—普羅旺斯帶來大好轉機……[90]。

1689年6月，伯爵夫人決定前往艾維儂，伯爵已在稍早一年10月正式前往接收艾維儂城的管轄權，德・格寧楊伯爵夫人理當前去此一新的伯爵領地造訪。伯爵夫人陪同丈夫在此城內停留約略十多天。慶典連續不斷：城內市民遊街，禮賓接待，宴會待客，戲耍遊樂，澈夜不眠，旋風似的活動一波、一波接踵而來，使伯爵夫人不易招架，因為她偏愛在「一小地方獨處，安靜，默想」，而且表明了她不樂意高高在上。儘管如此，在6月舉行的聖體瞻禮日，伯爵緊緊尾隨在遮蓋聖體拱頂之後，身著黑色慶典大禮服，胸前掛著聖靈軍團垂肩勳章，音樂聲到處響起，馨香祭迎面撲來，伯爵夫人陪伴在出色的丈夫左右，角色扮演極其完美。當伯爵夫人離開時艾維儂城時，不但許多《快報》爭相報導伯爵夫人的禮儀週全，值得尊敬，許多被伯爵夫婦款待、被伯爵夫人造訪的貴婦人也讚不絕口。如此週到的社交風采，為的是哪樁？豈不是單單為要給伯爵丈夫留下明顯的好印象？為此，伯爵夫人已經十足達到她的既定目標[91]。

然而，事情發展急轉直下：王軍佔領一年艾維儂城之後，路易十四又決定將該城歸回給新上任的教皇歷山七世(Alexandre VII)，於是德・格寧楊伯爵必須於1689年10月28日前往艾維儂簽署歸還條約。法國佔領艾維儂城期間，被囚禁的代理教皇特使，理所當然獲得了他原本的薪資，德・格寧楊伯爵則在其中完全無分。唯一能讓德・格寧楊家族起死回生的經濟來源垮了：「美好的伯爵領地」原

90 Jacqueline Duchêne, «Dieu le conserve!», in *Françoise de Grignan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235.

91 *Ibid*., p.236.

封不動的奉還給新教皇了[92]。1689年10月開始，德・格寧楊伯爵夫婦遭遇龍捲風似的災難襲擊，其威力是前所未有的。

即便伯爵夫人仔仔細細的持守帳目，讓開銷先後有序，過去的沉重債務，現今的龐大用度，或是有理或是不當，總是有一筆筆的花費，使伯爵夫人所做的調度永遠無法兩全，德・格寧楊伯爵家的財務狀況，儼然成了到處有進水創口的船隻一般[93]。1691年12月31日，伯爵於巴黎被冊封為「聖米迦勒騎士」(le chevalier de Saint-Michel)，次日，他與其他二人同時由國王頒贈「聖神軍團肩徽」(le collier de l'ordre du Saint-Esprit)[94]。伯爵被提名為新任「聖神軍團騎士」之一員，距離國王上次提名，已相隔三十年。伯爵既然成了國王新寵，伯爵夫人則是要面對許多社交應酬，雖然身體不適、心情鬱鬱寡歡的她，也非得勉力為之。

1695年，伯爵夫婦在1月2日及11月29日先後為二十四歲的獨子路易—普羅旺斯及二十一歲的愛女寶琳辦妥兩樁婚事，心力交瘁的德・格寧楊伯爵夫人生了重病。與伯爵夫婦同住在德・格寧楊城堡的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不斷關心女兒病情，甚至半夜也起來巡視，難以入眠，導致當母親的侯爵夫人於1696年4月17日病逝，享年七十歲。1704年10月10日，德・格寧楊伯爵夫人先得知獨子從一場法軍潰敗戰場平安返國後，竟於三十三歲英年感染天花瘟疫病毒喪命，如此驚心動魄的憂喜交集消息，讓當母親的伯爵夫人憂傷過度，於1705年8月13日逝世，享年五十九歲。德・格寧楊伯爵則是

92 Jacqueline Duchêne, «Courir sans jambes», in *ibid*., p.240.

93 *Ibid*., p.239.

94 Roger Duchêne, «L'été de la Saint-Martin», in *Madame de Sévigné ou La chance d'être femme, op.cit*., p.518.

繼續在他的普羅旺斯欽命攝政官的職位上為國王效忠：面對外敵犯境騷擾，省內居心叵測人士陰險內鬥，伯爵挺著只有偶而因飲食過度不均衡而腹瀉的硬朗身體，為了效忠國王而不斷奔波：從德・格寧楊城堡到艾克斯城，從普羅旺斯到巴黎，從杜蘭斯河(la Durance)到地中海岸，都有伯爵秉公值勤的足跡。1714年12月31日，德・格寧楊伯爵正騎著馬由艾克斯城走向馬賽城，在聖—彭思驛站(le relais de Saint-Pons)休憩時，中途以八十二高齡死於出差任上[95]。

綜合來說，依據學者羅傑・杜申(Roger Duchêne)看法，德・格寧楊伯爵得到普羅旺斯欽命攝政官的職位，比較像是路易十四將有膽娶下「全國最美麗的女孩」的丈夫貶抑到邊陲的懲罰，真所謂「鍍過金的流放」(l'exil doré)。如此的流放，事實上，導致古老又榮耀的雅岱瑪(Adhémar)嫡傳長子家庭，於德・格寧楊伯爵1714年逝世時，整個家業已經完全進入破產狀態。

德・塞維涅侯爵夫人以及德・格寧楊伯爵夫人這一對傑出母女的生命故事，並不是如她們一生中所想像的，編織在她們所執著的古老貴胄家族的光彩中，而是活劃在於她們之間罕見的強烈親情裏，二十五年之間魚雁往來，除了唯一一次因為女兒病重而缺了回音，如此恆常又細密的連結，不斷傳達了那一份文采鮮明，又是熱呼呼、暖烘烘的情誼，也是值得千古傳頌的母愛！

95 Jacqueline Duchêne, «Belle, blanche et grasse», in *Françoise de Grignan ou Le mal d'amour, op.cit.*, p.76.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